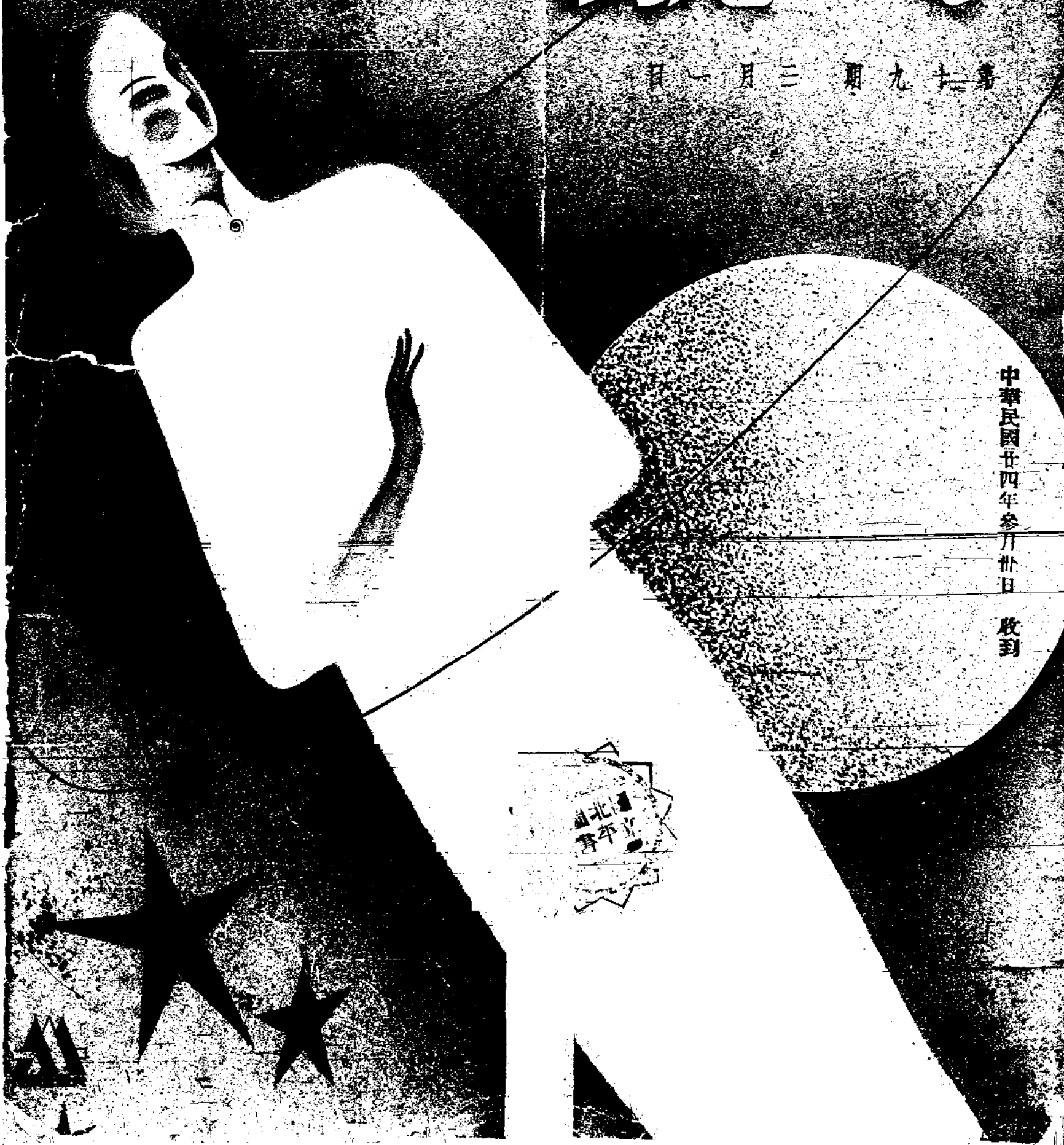


小 說 半 月 刊

第 九 十 三 期 三 月 一 日

中 華 民 國 廿 四 年 參 月 卅 日 收 到

北 平 書 局



大眾

第十七期出版



一期一期精彩

一期一期豐富

小說半月刊

第十九期 目錄 三月一日

- 扉頁 (兼按).....藤田 嗣治 一

- 兒子歸來的時候.....艾 蕪 二

- 燕 市.....禾 金 八

- 畢 業.....荒 煤 一六

- 第一次的旅行.....默 生 二二

- 倫 蓮.....楊 櫻 二七

- ~~一個老攝路夫~~.....~~奕 如 三〇~~

- 散 文 六 篇.....林 娜 三二

- ~~除 夕~~.....~~敏 健 七~~

- 一個倔強的靈魂.....伊 竹 三五

- 田園交響樂.....法國 A. 紀得 麗 尼 譯 三六



作白嗣田藤

國立北平

藏

描素

兒子歸來的時候

艾蕪

「呀，你香噴噴的忘記了麼？……人家明天早上就要發書呢！……你真是……」

……

張三正在屋前掃子，掃下，將藍布圍裙裏的青豆殼子，一把一把地撒給四條雀兒。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回來，便搖着尾巴，向張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媽，米鍋正咕着呢，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沒有事！我吃醉了！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七八天才幾麼？……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二、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三、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四、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五、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六、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七、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八、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九、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十、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一、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二、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三、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四、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五、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六、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七、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八、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九、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第十、關於在地理上劃分...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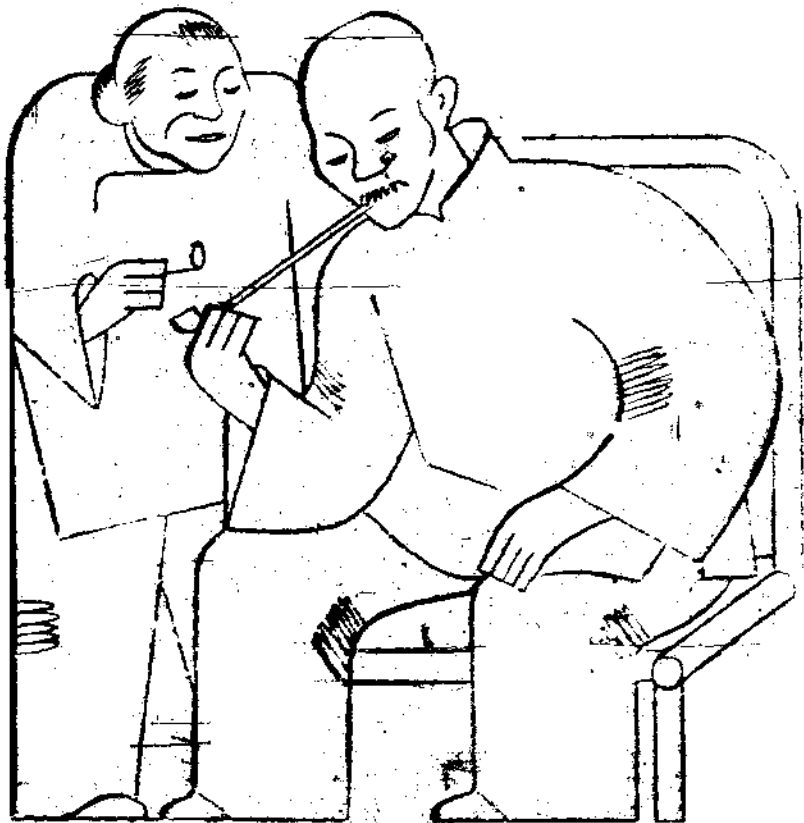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你不要緊，不要緊，兒子都吃過飯，還怕他們麼？」

「你別聽他這話，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徐老牛有幾條筋筋不成！」

「三三，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威動得緊要地說：

又捲着二指，伸出中指來比。

「唔。」

張三爹也記起來了，只怔怔地拿着旱烟管，忘記把火點上。

張三媽給他拿火柴來，親自替他擦了一根，柔聲說：

「吃烟吧！儘想妹子？……說不定他沒有槍的。」

張三爹把旱烟管啣在嘴上，又立刻取下，嚴重地說：

「野，你到街下去看，那個吃糧的沒有槍？」

張三媽答不出甚麼話來，聽見遠處徐老牛那邊的狗很凶的叫着，便吁了一口氣，心裏

騰告着菩薩，却沒有說出嘴來

張三爹啣着烟管在空前走去走來，時時不安的嘆氣。

月下橘子樹和南瓜架的黑影，已經慢慢地縮短了。蟋蟀却還很有勁的啼叫着。

張三媽靜聽了好一會才說道：

「沒有放槍呢？」

隨即向廚房大聲地喊道：

「會姐兒！」

「媽，爹要吃飯嗎？」

放槍沒有？」

「不曉得，我在洗他的東西呢！」

張三爹停了足，對她生氣

的說道：

「蠢東西，那樣小的槍，這裏怎麼會聽得見呢？」

在他以為小的槍，聲音也一定很小的，隨即舉起雙手，亂搔着頭髮，一面走，一面抱怨：

「簡直是個禍胎子，簡直是個禍胎子！」

「罵什麼人，都不是由你這老不死惹出來的麼？」

張三媽打算着着實實地這樣抵塞他一句，但見他惱得成

那樣，也於祇得閉着嘴了。一面輕輕地煽着扇子，一面敲着

椅背打盹。

庭前又沒有談話聲音了，只有蟋蟀的唱叫和張三爹的足聲。

夜漸漸深了，牆外籜着的一望吐穗的稻田，都靜靜地沒有

風的音息，只有遠處隱隱約約的犬吠，才劃破了初秋月下

的冷寂。

張三媽耐不住蚊蟲的搔擾了，便用蒲草扇生氣的打了好

幾下，向張三爹說道：

「你不吃飯，就去睡了吧！儘走什麼？」

一面立起來，走到廚下去。灶房裏已經涼涼的了，龜斯

虫在灶邊悠悠地叫着。

「會姐兒。」

「嗯，媽，你老人家還沒睡嗎？」

媳婦在暗黑的灶背後，打着哈欠回答。

張三媽轉身出來，喃喃地抱怨：

「深更半夜了，一家人都在等他！」

張三爹突然吸呼迫促的說

「完了，完了，他們來了，你聽！」

牆外通到鎮市去的大路上，響着足步和爭吵的聲音。

張三媽的心也緊了，只是用安慰的聲音勉強說道：

「再聽一下，再聽一下，好像不是他們的聲音。」

大路上的人又傳來這樣清晰的聲音。

「怎麼怪得他，這該怪根子拉快哪，你不是也躲在人家屋裏麼？……」

就全沒有了。

張三媽同張三爹他們知道這是遠處趕街的人經過這裏，

都一齊吁了口氣。橘子柑樹和南瓜架的影子，業已縮小，蟋蟀也把聲音低

徐，來。庭前已經涼透了。

張三爹逐漸咳嗽起來。

「看你要着涼呢，……讓他死在外面好了！」

張三媽正要朝屋裏走去，院牆的門呀的一聲開了。

「你自家走進去吧！老福！」

張三爹同張三媽都知道這是徐老牛的聲音，互相看着，吃了一驚。

門隨即支拉上了，兒子一個人踉踉跄跄地走了進來。

「你怎麼這陣才回來？……一家人都在等你哪！」

兒子走攏來，就一屁股坐在椅上，酒氣很濃烈的冲人的

鼻子。

張三媽同張三爹都一齊驚

訝道：

「呀，他吃酒了！」

本刊

第十五期

創作專號

要目

新客

歐陽山作

副型憂鬱病

禾金作

拋包

荒煤作

古渡頭

葉紫作

小車夫

萬迪鶴作

棉衣

化石作

子容夫婦

默生作

到南洋去

黑嬰作

兩種情感

奚如作

奔波與留難

李輝英作

除

夕

敏 健

是一個濃密的夜，街上，屋頂上，天井裏都滿鋪着白雪，天空裏的雪花也和春天的柳絮一般地亂飛，人們像發狂地在雪花中衝來衝去，在那些凍得凍得發紫的臉上有着興奮的，愉快的，沮喪的表情，乞丐們密佈的步哨似的排列在街道的屋檐下，雙手交叉地抱緊光着的膀子，抖動着帶哭的聲音，追隨那些把頭縮在大衣領子裏的人乞求一個銅子的佈施。市面也光輝得像白天一樣，商店門口是人頭聳動的波浪，金屬物質被擲在木板上的響聲和漲紅了臉睜大着眼睛的店員們高叫着貨價的聲音混成一片，嘈雜的鑼鼓和絡繹不絕的爆竹響出了這都市的除夕夜的交響曲。

在往年，家裏這時正是最興奮最愉快的日子，大廳里老是一盆盆得紅烘烘的炭火，發散着異樣光彩的電燈，孩子們在燈光下盡情鬧着，歡笑着，大人們在滿屋奔跑，忙碌着他們明天的事情。在今天雖然日子也和往常一樣，大廳里仍舊是紅烘烘的火盆，發散異樣光彩的電燈，可是那兒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歡笑和哄鬧，而是一些酒席館的，綢緞店的收帳員和本城幾個以放債而發財的著名賭館里的主人代替了他們。孩子們這時都靜靜地躲在房裏，臉上沒有一點興奮的色彩，大人們也是浮着一層焦急和憂鬱的陰影，都緊緊地閉着嘴，沉默着，尤其是母親像得了神經病似的在滿房來回地走着，有時又偏着頭凝視地傾聽門環的響聲，有時焦急地看看鐘，恨恨地罵着！

「還不回來！這時候……看這不顧死活的。」

孩子們知道這被罵的對象就是父親——那常常不在家那酒醉醺醺半夜回來把他們從夢中鬧醒的父親，孩子們都不歡喜他，尤其是在這時間簡直有些恨他；他們知道外面這一批掠奪了他們的歡樂的陌生人向父親來要錢的，現在父親逃了，他們又逼迫母親，同時孩子們還忘不了往年的除夕。

十二點鐘了，父親還沒有回來，外面的債主們在亂糟糟地叫罵着，母親急得像一個剛剛被捉到籠子裏的麻雀似的在房子裏亂轉，不住地吹着氣，蹬着腳，一會又歇斯里地倒在床上哭起來，孩子們也跟着恐慌地哭起來了，年紀最大的奇文也學着母親罵：

「這死鬼，不顧死活的！」

慢慢地，孩子們都感覺到疲倦了，一個個都倚在椅子上打起瞌睡來，外面的叫罵聲和母親的哭聲他們都暫時的不聽見。

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孩子們被一陣喧嚷，一陣嘈雜的聲音鬧醒來，房間里擠滿了人，母親痛苦地在床上亂滾，發狂地用手捶着她自己的胸部，嘴唇很不安地：「一會兒癩癩起來，一會兒又緊緊地閉上成一個青色的團塊。伯母在人叢中叫着：

「拿花青來，快！花青會解毒的！」

「吞了什麼？」阿小的奶娘悄悄地問黃媽。

「奇文畫圖的藤黃。」

母親吃了花青嘔吐出來了，她更痛苦地把頭向板壁上碰着。這時外面還有人在罵：

「不要裝死裝活了，欠債一輩子冤孽，唉……」像有些同情地。

「太太是太愛面子了，太懦弱了。」

「也是沒法，嫁錯了人是還錢，賴不脫的，趕快打發我們好走呀，欠債的又不只你這一家。」

黃媽像一個勇士一樣的衝出去，口裏直嚷着：

「你們這些沒良心的，逼出人命來了還要說風涼話，何況他家老爺又不在家，你們不沒有回來。」

可是父親這天晚上終歸是沒有回來。

燕市

禾金作
江棟良畫

(一)

一羣鳥鴉破空飛起，把一點點的移動的黑影子撒在屋頂上，撒在樹梢頭，撒在灰黑的天空。

天黑了。

天黑了，得奎樓上的一羣人却紅了眼睛！

「沒那種話，混蛋——沒那種話，咱們可頂講義氣，咱們可——」

「嘩！失眠的，心頭衝撞着一些悔恨得，難受得像絞着腸子一樣的，額上的青筋突出得有點抖動。眼珠是紫青色的，眼白上佈滿了紅絲。

「什麼講究？輸了，可使輸了，沒話兒！錢是您老哥來的頭，三太爺她可——他可——」

「準備加上一個——他可不在乎」，可是猛地想起了這幾個晚上輸掉的餅子，眼前像有無數的紅黑點子在打圈子。

輸了錢，老例，陸天龍又喊出了

一些人來講話。

「沒話兒——咱們可頂講義氣，不是？要是像南三太爺他老人家不急

「那倒——那倒——可是近來年成又不好，他老人家也——也——咱們頂講義氣，您知道。」

說了半天：像南三太爺的意思是春上借的那一批三分半的教急錢一定要算清，「可是，咱們是頂講義氣的——少到，欠着的二個月利錢却隨便怎樣總得想法付清。」

「咱陸天龍可說是一是——咱們是——」

「怕你少半個子，陸天龍也不是混了一天半天啦，知道？知道？怕你少半個子！」

「吃我鳥？老子——」碰，碰，碰，碰！有人碰着桌子。騙子——

十賭九輸，騙子！」

「別那麼不漂亮，三歲二歲噢？不是咱陸天龍說話，三太爺給你半張好臉看！三太爺待人不錯，咱姓陸的就頂講義氣！」

幾個人掏一掏褲帶袋裏的幾十個銅子，臉上流了冷汗。

「打，打坍他，騙子！」

「那個說的？帶種的挺出來！咱姓陸的不待虧人，咱姓陸的——」

有人抓起一把亂堆在桌子上的雀牌，兜頭向一個陸天龍的「小弟兒」拋去。

「打人？生你種？」

「打你這王八蛋，打你！」

真的紅，牌點子的紅，眼白上的血絲的紅……

「媽的，老——」

陸天龍却揚出了「傢伙」，一面趕快把張隊長手下的弟兄請了來，人打散了一大半，還有五六個，却給抓起送局了。

陸天龍的心裏却像沈下了一堆硬心的石子，邊走邊跟那個保安隊裏的弟兄談天：

「喝，這年頭什麼都不好耍，連這小小的得奎樓都鬧起來了——咱姓陸的頂講的便是義氣，像南三太爺他老人家，他——」

(二)

街燈的暗紅的光綫爬上了得奎樓門前的二塊給年代剝蝕了的大招牌：

「茶」

「清水盆湯」

小石子街上吹過一陣冷風，黃昏



像閃電般地閃耀了人的眼睛。茶樓和飯鋪子早就把燈點起了。偉南三太爺的書房裏却還是陰沈沈的，沒燈光。紫檀木的傢具直挺挺地挨牆站着，人雖想裝得飄逸與安閒，却仍難免感受到一點陰森的氣息。像深夜裏獨宿在荒廟的大殿裏。而恰好，那盞放在湘妃榻上的烟盤裏的油燈，便適宜地代替了獼猴的佛像前面的聖火了。一簇慘綠的幽光照着對牆在場上「打橫」的兩個人：森寒，堅峭，帶一點古銅器的色調，那樣便可以十分適當地用金屬的鏡像來比擬了。而浮遊在這迴圈的一種冷冰冰的調子，揮拂着，像冬夜的風。

誰都不開口，靜靜地躺着，想，靜劃，閉閉着眼睛。隔在二個人中間的，彷彿是一重厚幕，一座山，一架橋，——這就是偉南三太爺心裏最「難過」的啦：「這是實在的難處，像我們那樣的关系，難道還有什麼不好說的話不成？我們應該大家了解，大家體諒。」

可是別人却不能「了解」，

不能「體諒」——張隊長還是虎虎地板着臉。

死寂像隱伏在室中的火綫，仍是無休止地延展着。人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喘氣，與從那枝「十年陳槍」的紫沙斗上面傳出來的「噼噼噼噼噼噼噼」。

放下煙槍，三太爺又想起了：「這該死的日子做點事情真難！」

一顆濕淋淋的心儘在腔子裏打轉，閉了一回眼睛，便又捻起盤裏的鋼籤，蘸了膏子塗着燈燒，一面飛快地把眼睛在張隊長身上打了幾個轉：馬靴，武裝帶，板起的方臉。

燒透了的煙管裝上了斗，一伸手，把煙槍隔了盤子遞過去。

小小的聲氣：「張隊長，您口？」

那個被喚張隊長的，按着胸口解鬆了的武裝帶，動一動身子，一手接住了遞過來的槍桿，眼睛虎虎地瞄着油燈火：「叩頭叩頭！」

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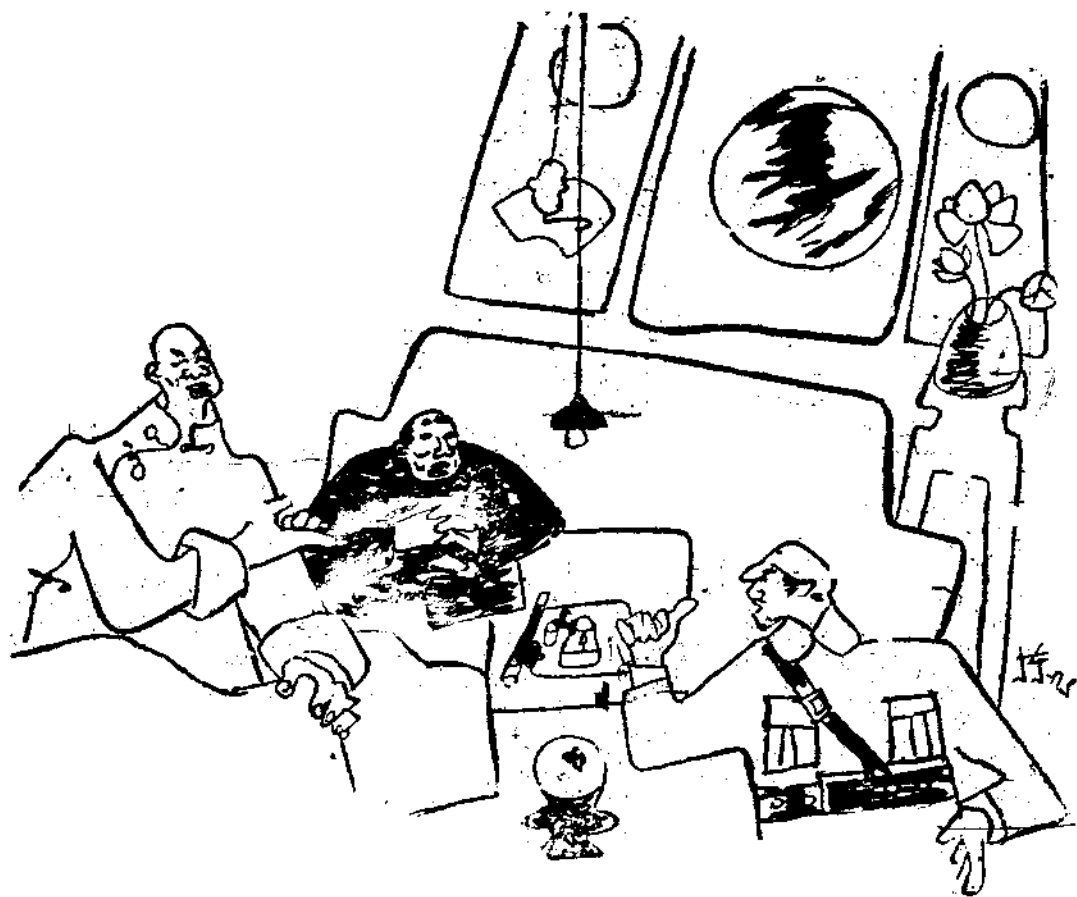
「我說，昨天晚上那個丫頭侍候得怎樣？遇到吧？哈哈哈哈哈……我說，要是不稱心，儘管向我老頭子說話，好吧？哈哈哈哈哈……」

燈光裏映着一排零落的焦黃的牙齒。

「哈哈，說笑話——噯，歸正，

老陳，您可無論怎樣總不能叫我為難——我自己，那還用說，大家都是多年的老交情——祇就是手下的一班小弟兒面上得安排一點——小弟兒少見錢，以為保了那一票貨就是了不得的幸甚了，其實——

「應當應當！我偉南難道是這種人？別人不知道，還曉得您張隊長？」



弟兄們的功勞全在我心上——這時世太壞啦——貨色難銷還在其次——其實什麼事都不容易要，連放出去的錢都收不回，您想想，您想想——

「不是別的——小弟兒們不懂，還以為是我——我——其實是——嗎——其實——」

「知道，全知道，我偉南決計不——」

是那種不知好醜的人——就是您隊長，我也——我也——

「要緊的，當然要的！——說起來近來這件事也實在難幹啦，像上一次弟兄們去保下來的貨，進雖是進了，可是放者也是一個累，這年頭人家連白飯都難上口，有誰來用黑——黑——」

「黑——哈哈——可是，正色話，張隊長，您放心，等我一弄出了一個頭緒，一定馬上叫人送過來，一定——咱們多年的交情，難道說會有——會有——嗎？」

門外走廊裏起了一堆零零落落的脚步声。

「老爺，陸先生來了，在外面。」

有人來啦！一下子偉南三太爺像落在冰窟裏的人得了救星——媽的（媽，這話可太粗一點），來了人，看他再嚙嚙！

頓時連喉嚨都響起來了。

「誰，是陸天龍？好的，你叫他進來——陸，高升，你來把電燈亮一——叫陸先生進來！」

拍的一聲，十六支光的電燈便開始照耀了這間空洞的書房，偉南三太爺也覺得心頭着實地一亮。

門輕輕地推開了，跟着進來的是陸天龍；跨進房，一邊便摘下了那頂烏絨小帽拿在手裏，露出了一顆油光光

的白裏泛青的圓腦袋，幌着。

「三太爺——啊，張隊長也在，您老人家好？」

張隊長點一點頭，在鼻孔裏哼了一下：「你好？」

「天龍你坐。」

陸天龍可站着，十六支光的電燈照着他那件大得大不適當的團龍對花藍色杭紬袍子。

「坐啊。」

「噢噢。」

偉南三太爺從煙榻上坐了起來，提起一把紫砂小茶壺，略略的呷了一口濃茶，用眼睛瞞着陸天龍。

「怎麼？這兩天外邊怎麼樣——有什麼新聞，有什麼笑話？講點出來大家開開心——我們祇講玩話，不高興談正事！」

「陸天龍懂了；張隊長可也懂了，猛地從煙榻上跳起來，扣好武裝帶，抖一抖身子：『你們講你們的『玩話』吧，我可要走了——局裏還有公事。』」

「怎麼就走了嗎？局裏有公事？」

「可不必啦，我還有別的事。」

「啊？真的要走了嗎？啊，那個，那個——準照剛才講的辦吧，一有頭緒就——就——」

「好好，大家都是熟人，祇要你
能不叫我爲難就行啦，——是不是
？」

「哈哈，那當然，我一定，您
放心——好好，好好，我可不送啦
——好好。」

走廳裏響着一串馬靴的脚步聲
，像南三太爺繞了繞眉頭，在榻上換
一邊躺了下去。

「他們怎麼說？」
陸天龍走過來在煙榻近傍的一張
椅子上坐下了，聽呀，聽一聽眉
頭。

「可難哩——」
「什麼？」
「祇圖實在壞，那些人全說得要
命——晚上聽子土透開了事哩。」

「那我這邊可怎麼行呢——我這
邊用處可急得很，那一定得——一定
得——」

「近來那班狗子可全壞得很——
譬如說，田裏壞啦，買賣壞啦，他
們對人家的事情可老看臉皮大家死挺
——」

「噯噯噯！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行的啊——要不，我們什麼事都不幹
了，這你得担下來的啊。」

像南三太爺謎一謎眼睛，把槍拿
起來煮着火。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噯！您放心，咱天龍可從來不
會做半吊子的事，好歹總得弄他一點
——不過難是實在難，又加上人都壞
得很，就像吳金寶——」

「吳金寶這人時常鬧事，你得留
神他一點。」
「怕他，還做人？頂不怕他——
就是走了氣可還爲一個女兒哩——我
天龍從來不幹沒把子的事，我天龍
頂講義氣，頂講——」

「可是老叫拖着可不行啊——呢
？不講，我記得金寶他有一個女兒
……」

「有一個。」
外面，索索地下了雨。

(III)

白天的得奎樓是另外一副樣子
的。

太陽羞惱地望高牆上爬，緩緩地
爬過了那隻給煤煙薰黑了瓷面的自鳴
鐘——鐘的針是永遠在人們底不經意
中一圈圈地轉過去的；那些上得奎樓
去泡一壺茶談談的人，就從來沒有誰
高興去看過鐘。

樓上——一簇簇的桌椅跟人的閑話
一樣雜亂；各種不同的鄉音與聲調從
各種不同的嘴唇中飄出來，混伴着像

清早森林中的鳥噪。
可是，就連這嘈雜的閑話都不是
快意的了。

（交易上的爭論，錢債上的
嘆舌，賒賬，煙賬，伙食賬，喜
事債，喪事債，佃工債，五十歲
的辛苦，二十歲的流浪，弟兄的
江湖套，店主的笑臉，櫃枱上的
抖動的手和心，殷紅裏的命運，
老婆子的怨命的嘆息，好漢的紅
臉，「吃公事飯」的公事架子，捐
簿，收條，煙袋，瓜子殼，耳扒
，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談和者的賠費的生意臉，「咱頂
講的是義氣……」）

跑道的隔一回提起水壺四週跑一
圈，小販提了裝着捲煙，潮煙，洋火
，芝麻餅，炒豆，花生，瓜子，和
鹹水青的大籃子呆着聽陸天龍的大喉
嚨。

「你也知道這日子不好過嗎？三
太爺他老人家——噯，說來說去，究
竟是你少人家的，不是人家少你的，
對不對？好噯——咱們得奎樓上的
弟兄就頂講義氣，咱們頂講的就是

三四個人歪歪扯扯地走了來，陸
天龍一看見就喊了起來：「噯，阿毛
，你過來，不是嗎？我說咱們幹事是
全憑信用，全憑義氣的，噯？」

「不是嗎？您老大——」
「噯，那可隨它去——說過了，
三太爺他可急得很，你的事情可不
能担擱——實在也沒那麼容易，你

「急就怎麼——要命，命倒有那
麼兩三條；要錢，問你媽去！」
「你這是什麼話，咱們憑文書幹
事——姓陸的空手拳也打了半世啦，
吃你麼？」

「那頂好啦，挺死的是我一個？
人家——」
「你說的是吳金寶？別聽錯啦，
看姓陸的對他！咱陸天龍最講的是義
氣，三太爺的事就是我的事——你，
噯，客氣！你有一個小雜貨店，不
不是？噯，阿毛，你們說，山林他
一個小雜貨攤子，是不是？」

「怎麼不是？他客氣啊！」
「那就有法子啦！」
那個人，站起來提了一下桌面，
搖着站不穩的身軀：「隨你隨你，你
有法子，我有命！」

衝一般地便下了樓梯。
「噯，叫他看看，咱姓陸的頂講
義氣——那些混蛋就頂『做』他們一下義
氣，吳金寶也便宜不了！噯，得奎樓
上那個不講道理！死種！」

可是靠東邊的窗子下的一張桌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子士，闖七爺底「好心腸」又抖起來了：他從那副老光眼鏡裏強逼出去，確是聽清楚了陸天龍臉上的青筋，小弟兄嘴角上的卑惡的笑，和山林他們「小伙計」眼邊的眼淚。」

「哼，講義氣，造孽嗒，造孽嗒！」

「桌子上舖着半邊的淡淡的太陽。」

「三根竹筒，三條手巾，三堆瓜子。」

「三張雨前，三對準備聽老話的急切的眼睛，三張難受的臉，三個人。」

「這既實道了喇。」

「都是講義氣的。」

「講義氣？哼！」闖七爺是不容易忘掉陸天龍的「義氣」的。「這是個什麼世界，這是個什麼世界啊！」

人們辭着茶。

「你知道，吳金寶的老子是什麼死的？嗚？」

「他老子本來是弟兄兩個，都是怪好的啊。後來老大死了老婆，沒動兒，就那麼上幾裏的煙館子裏去玩呀玩的就抽上了鴉片。」

「——先前還是偷偷摸摸的上煙館子去抽，後來就索性老實把槍呀燈呀拿回來打鋪啦。你想？靠骨頭做的人家，誰能得起？老二氣起來便天天跟他吵嘴打架，大哭小喊的；烤了煙槍，又上那家煙館子去鬧，報局……」

「可是有烏用！在回來的路上吃陸天龍約了幾個弟兄跟不去了：回來還是叫人抬的哩！你想，你想想！」

「隔了幾天，聽說，偉南三太爺派人來把金寶爹叫了去。」

「偉南三太爺？」

「呀！呀！是他呀，他老人家。」

「總是——嗚，這也是「地方事業」呀。嗚嗚，嗚嗚。」

「偉南三太爺就把金寶爹叫去。」

「你的春上的那注二十塊的錢老實還不想還？」

「你老人家也說笑話啦，不想還？實在是今年——今年實在太為難——抖不過來。」

「嗚啊，你也客氣起來啦！我比你還要難呀！啊哈哈！我這筆錢是馬路上用的——好在是——好在是陸天龍經手的，我叫他來跟你細談吧。」

「你太爺——那兒行哩，二元錢一個月的利都忙不過來啦，怎麼——」

「偉南三太爺可發了脾氣，他拍桌子：——我貪你利錢？笑話，笑話。」

「記得吧？這二十塊的債是金寶娶媳婦的時候累上的啊——可是娶了媳婦，老子送了命，嗚嗚……」

「偉南三太爺可真的發了火啦，陸天龍天天帶弟兄上金寶爹門上去吵都沒用——有烏用！石子堆裏作不出油來啊！」

「可是三太爺他老人家有他那一手——把張隊長手下的弟兄請出來，老實就把金寶爹抓去押了起來，三四天裏打了個半死。」

「後來還不是陸天龍跟他們一班人出來「圓場」的。」

「算了算了，總是我姓陸的晦氣——不做中，不做保；一世少煩惱」。咱們講的就是義氣。」

「這麼的，叫金寶出來講話！」

「金寶那個時候還不老練哩——後來就押了五畝田，算清了三太爺的本利，還買了大紅燭上門去叩頭，張隊長那兒的弟兄來要去開銷，又是陸天龍手下的一班人來娶去了開銷，又寫了文書。」

「是我寫的文書哪——他們要我寫，嗚，我是——這算是什麼世界啊！」

「就這麼丟了五畝田——不明不白的——又挨了一身傷，躺在床上的。」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嗚，真不明白，命都送在賭上頭上的吳金寶——」

「賭台試它試」，人生來就是賭鬼呢？沒了路，一個換一個的，交易那個不來

「像吳金寶，真是倒了。他十八代的灶——看他弄得了，弄得了？喝！」

「一下子，人們又給一副粗燥的大喉嚨煩昏了：」

「咱們得李樓正帥弟兄可頂講義氣，頂講——」

(四)

吳金寶一轉身，揪住了女人底髮髻，拼命地一次次往牆上亂撞。

「打呀，打呀！打死吧，不，打死是狗啊……這種日子，這種日子！」

女人鬆了頭，髮髻給扭散了披到肩，被亂地亂散開，臉是紫紅的，淚水掛下來閃着亮光；半個身體扭在地上，滾着，掙着，哭喊着，像一頭發了狂的野豬。

「倒黴鬼，白虎星，白虎星，老子……我……死了爹，關了店，輸了錢，一身冤枉債……害人，白虎星，妹給我……給我……」

「啊啊……好喇，打得好，打死吧，打死吧，這日子我也不要過了，我也……」

「新妹哭起來了。」

「白虎星！害得我，害得我……」

「不如意，女人就真像『麻氣星』那地地叫人難過，金寶的脾氣可並不是生來那麼壞的——女人挺明白，就連隔壁楊寡婦不也當初說過的嗎？」

「小信人性子好，做女人的福氣啊。」

可是連金寶自己都有點不大明白——女人還不是一樣嗎？可是自己却田也沒啦，店也沒啦，老子也死啦，錢也光啦。

「難道說，世道竟就那麼地變了嗎？」

「六年前，一份人家還是好好的；有田，有家小店，爹還沒死，老板也還沒抽上鴉片，自家兒也還年青，她還沒過門，還是大姑娘哩。」

陸天龍，不還是在街上揀食的「青皮」嗎？」

六年，這六年到底是怎麼過的呢？

世道變得那麼快，世道變得那麼快！

「啊啊！儘你打，儘你揪，我也不活了，我把這條命交給你——日子也過夠了——天天賭，輸，輸，輸，我死不要緊，苦了女兒啊……新妹，新妹……」

新妹哭起來了。

「滾妹媽！妹要跟白虎星一起去？妹，妹……」

「啊啊……」

「這日子過不了，這日子過不了！金寶臉上濕濕的，像淌冷汗。」

「賭，賭？怎麼賭起來的？難道道是一個夢，一個空砲嗎？」

金寶嘆着氣，從前的日子在女人與女兒新妹底哭喊中纏得像一團亂髮絲。

那一年，怎麼軍的一到，陸天龍却連影子都不看見了，隔不了二

三個月，他却跟上了偉南三太爺，混熟了新派來的張隊長手下的

弟兄了，媽的？「咱頂講的是義氣」。講烏義氣！

可是就在這一年，偉南三太爺也出來辦「地方事業」了，陸天龍跟××隊裏的幾個領班弟兄拜

了把，得奎樓便做了他們的世界

兵災，水災，旱災，他媽的，一些日子，可全在荒災與捐裝租裝過去！



新妹哭起來了。

，銀子也開起來了。

老爺不就在兩年後的第二年上
短命的嗎？

日子還有好過的？偉南三太爺

做的事，四分半利放出了錢，
少得他一文半文？欠了租，張

隊長，弟兄，弟兄……全是「講
義氣的」，全會抓人！」

這世界可真有一點兒奇怪，好好
的人家，便一步步地那壓我下來啊。

——心路子儘那麼靈靈的發抖——這
幾過去的日子全像夢！

就贏到那麼二塊錢飯了——女兒
連哭都給怔住了，女人扭了又滾，扯

住了金寶像打算拚命。

「賭吧，賭吧！賭光了，大家死
——這日子！也過夠了……也……」

一陣氣喘，一股火熱的氣焰從脚
心直回上來，金寶像失去了理性的狂

獸，費力地吐了一口氣，抓住女人底
頭髮，又往牆上撞。

「你去死！你去死！賭！賭！賭！」
可是接着在一次更激烈的哭喊中

金寶却真的有點兒受不了了，眼睛看
過去一切全是模模糊糊的。

「賭？爲什麼才賭起來的？
——賭裏荒，店裏買賣也不興，那

裏便坐吃不——坐吃，可做不的
啊！譬如說像偉南三太爺那兒利

錢就少得了一個！

一步一步的，便那麼栽下來了
——押了田，借了債，盤了店基。

人，那個不想好起來？這年頭
什麼事幹得了的？

人，那個不想往上爬，那個不
想往上爬？

全生跟福寶不都是在得奎樓的
「場子」上得了好處的嗎？原來，

那個人上賭場是打算去送錢的？
自家兒一點也算不了糊塗——沒法

鬥呀。

——開偉南三太爺商量那壓二十塊
錢——行，要陸天龍做保！

陸天龍他「講義氣」，他在那
一手，他不怕你騙。

可是，媽的，知道他又玩這
的那個老把戲——他看見了新妹。

這些自家兒全明白——肚子裏比
點了氣油燈還亮！」

「媽的，全是一夥兒，一夥兒！
冰冷的汗從臉上滑下來，儘讓女

人在地上滾着哭，一睜瞎了瞎。
「妹——妹——我——」

可是什麼都沒說。
（錢是送掉啦！）

陸天龍一班人在得奎樓上擺着
桌子：馬將，押寶，牌九。

——夠朋友，咱們得奎樓上的
弟兄全是講義氣的，咱姓陸的就

頂講義氣——

鳥的義氣！
也不是我一個呀——大夥兒，

紅着眼睛，流着汗，白氣直噴，
眼珠子跟着紅黑點的亂滾——媽

的，財神爺，着呀，着呀，着呀
！天保佑！

着個空！
心抖，手抖，氣也抖！

就那麼的大家把錢丟啦。
騙子！有毛病——一定有毛

病，偉南三太爺他……
沒那回事，咱姓陸的頂講

義氣。
沒那麼明亮！夜夜輸，一定有

毛病！
瘋啦，裏話可要小心點兒

——毛病在那兒？得說出來呀！講
話沒有那麼容易，大家講義氣——

咱們一夥兒弟兄的手架子可沒眼
睛！

「媽的，有你種？騙子！
——滾你娘的蛋——滾出去！」

老子的錢，錢……
滾，滾……

紅的眼睛，冷的汗，冷的眼淚
，兩點般的拳脚。一夜夜的那麼

打着，鬧着。
張隊長局裏派了人來，是抓一

「鬧事」的，不是捉賭。張隊長跟

陸天龍見了面，點一點頭，大家
就談偉南三太爺……

——你老，大家都是當差的。
——喝喝喝。

偉南三太爺！
「頂講義氣！得奎樓上的弟兄

全知道講義氣。」
——

一陣冷氣通過全身，怔一下，恨
恨地放了女人底頭髮，便氣着癱坐在

了。
一睜看了看臉在床板後面抽呼的

新妹。

(五)

偉南三太爺到局裏去會張隊長。
「世面太壞，真難——錢借了出

去就像飛了的一般——人家甯可挺死
。」

「哪——用的是鼻香。
——源鬧事，陸天龍他們十幾個

人恐怕……恐怕……」
「恐怕？」

「我——我打算這一回再請你的
幾位弟兄幫一下忙，來硬一下子試試

——？」
「我自然一句話都沒有的，」張

隊長可放下了臉。一就恐怕弟兄們信
我不過——難開口……哈哈……」

「三太爺心窩子」陣熱，臉上的
肉像發抖般，恍看，羞動着。

「那個嗎——」遲疑了一下，一
隻手從口袋中去摸煙。忽然，像下了
決心似地，在笑臉中吐出堅定的聲調。

「不錯不錯，前天談的那個，我今
天弄好了！特地親自送上的，小意
思，不算數。」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
十五，三十。）

三十幾隻子。

「真不虧數，嗚嗚……小意
思，實在畫圖不好，要是……要是
……」

「……」

隊長自己，顯得等後來好好的請請你
吧……」

「……」

「……」

「……」

「……」

「……」

「……」

起算在裏邊，一共抓來了十三個人。

「……」

「……」

「……」

「……」

「……」

「……」

「……」

「……」

「……」

「……」

「……」

「……」

「……」

「……」

三太爺這回是化了一本錢「來」的！
三太爺要把抓來的債戶一個一個地叫
進去調查。」

「……」

「……」

「……」

「……」

「……」

「……」

「……」

「……」

「……」

「……」

「……」

「……」

「……」

「……」

火熱的，陸天龍的弟兄們的爭鬪像兩
點。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畢

業

克
白

傑
丁

作
畫

「你怎麼這時候跑了來？」
「你又胡說！」她紅着臉笑了。
「你不曉得為什麼，他突然有個奇怪的感覺，他苦惱地問自己：『為什麼要來呢？』他簡直想馬上站起來就走。他很粗魯地回答了表姐問他的話：『這時候怎麼來不得？』」

「明天考，今天佛脚都不抱麼？」表姐還是嬉笑地說。

「對不起！我這不曉得你另外還有一個弟弟哩！」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你不要臉，怎麼敢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跟你那什麼？」她笑着生氣的神情說。

劉仁忠是一班同學叫做「神經」

的。他是一個瘦削而又蒼白得很利害的二十歲的青年。他沒有家，很難地考進了中學校；但他一點也不像平常那些窮苦的學生一樣用功，他常常把書攤在桌上而低着頭去沉思些什麼。他並不聽講，有時像偶爾記起來似的，當他站起來問教員一兩個問題的時候，往往是使得人發笑，或者引起一些自認爲聰明的同學嗤嗤的冷嘲。

他祇有無可奈何地但是非常憤慨地坐了下去，於是他的問題是從來沒有得着解答的。他說話的時候喜歡裝着很滑稽的樣子，和諧談的調子，可是這祇引起對於那笨拙的動作感到討厭；所以，他是孤獨的。有一個時候，他對比較接近一點的同學說：他覺得這世界是空的，他要修道去，鍊金剛不壞身。——確實，他是非不健康的。因此，很多同學一聽他講話就先叫了起來：「聽啊！聽劉仁忠講神話！」

志強平日對於劉仁忠有點憐憫的，但現在望着那樣子是非常地憎惡，他沉默着不做聲。然而，劉仁忠更討厭地叫了：

「啊！你靠不住！你有點怕。」
「去你的吧！」他不耐煩地說了。
「別講神話！」

劉仁忠很快地變了臉色，不笑了。志強曉得是自己剛才的話傷了他，

但自己是在憤怒中，所以還是強硬地掉過頭走了。

大偉和一般平日用功的同學在一起。往常，他一向是和志強很親密地在一起的，但現在他望見志強也不過來。志強非常難過地走開了，他覺得大偉是那麽卑鄙，爲了想那些書呆子給他一點幫助，就連自己很親密的朋友都丟開了，多麼自私的人呀！

劉仁忠悄悄地又跑了來——臉白得怕人——他嚴肅地問：

「志強！你剛才真向我發脾氣麼？」

「好玩的，你怎麼當真了！」志強望望他，想到自己也是孤獨的，同情而又難受地說。

劉仁忠像孩子似地微笑着嘆了口氣，說：「不過，你今天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

「沒有什麼，我頭痛。」

「你想我不急麼？」劉仁忠攢着眉頭說：「娘的！我幾畝田都賣光了！我學了點什麼？娘的！回去種田都沒有資格了。——我也不怕，拿不到文憑我馬上就走！」

「你準備到哪兒去？」志強誠懇地問。

「學道去！」說了，嚇嚇地像假做般地笑了起來。

志強心頭亂翻着，不曉要說什麼

才好。他可憐劉仁忠，也可憐自己。我也跟你去！」他抓着劉仁忠底手苦笑道。

「真的？」劉仁忠一點不假思索地就叫了，「假使你不去的呢？」

「噫，噫，噫，考試鈴打了。」志強覺得自己底和劉仁忠底手都是冰冷的了。

在走進教室前，劉仁忠還喃喃地向志強說了一句：「你不行！我是沒有家的人！」

在教室裏，死一般的靜。志強喘喘不安地坐着，簡直感到有點窒息，只不時和正巧坐在他隔壁一個位子上劉仁忠交換着苦笑。

教員像是莊嚴得多，有如頭一次在學生面前抬起頭來。連那一個老是小鼠般縮着肩膀，曾經有一次可憐而又卑鄙地在驅逐他的學生底面前哀懇的教員，現在都把那瘦弱的肩膀抬起來了。有兩個監考官，都是胸襟上掛着一朵難看的紅花，賊似地眯着眼睛四下望，輕手輕腳地在那座位底空廊當中走來走去。

接着了試卷，志強顫慄地揭了開。當他很快但又很難地看完了題目，他不覺失望了。劉仁忠輕聲在罵：「娘的！」

抄了題目，簡直不知道要寫些什

麼。志強偷偷地側過頭看，看見大偉低着頭在很快地寫着，但是那頭一點也不動，像深怕往這邊望了一眼似的。

劉仁忠瞅着一個空，丟了一個紙條過來，叫志強向大偉要。志強自尊心地，傷心地擺擺頭。他實在有點憎恨大偉了；他想到過去大偉的親密完全是帶着一個假面具的。

腦海裏一點也不能靜靜地閃掠着一些幻影：不能畢業以後的生活，母親和父親底失望的臉，一些人底冷嘲的臉，都紛紛地錯綜着在眼前輾動。他沒有一點法子把思想集中起來，勉強地寫答了一題，兩小時的時間就很快地被鐘聲敲完了。

志強絕望地，悲怒地把試卷交了上去。統計教員冷冷地望了他一眼，便即刻翻開卷子來看下去。

「你這時候看什麼？」志強簡直想奪過卷子來叫；但一面他又想從那張冷臉上找出一絲希望來。但結果是失望了，那教員帶着不屑的神情丟開了他底試卷。他被一種受辱的憤怒壓得他說不出話來，走出教室時，他全身都在顫慄了。

「志強！你考得怎麼樣？」大偉跑過來問。

他冷冷地帶着輕蔑的苦笑望了大偉一眼，低着頭不做聲地走開了。

在操場裏，一個穿得很漂亮的西裝同學張震正在高興地說他完全收着心，他得意地拍拍那些書呆子底肩膀，答應考完了接着吃飯，看電影。志強望着，覺得說不出地憎惡着他們；他自己苦笑苦笑，安慰自己地說：「這就是考試！」

劉仁忠蒼白了臉，跑過來，抓着志強底手吃吃地說：

「志強！我沒有希望了！這一課我一題都沒答；我怎麼向我姑母說？」

志強側頭過來望，望見了劉仁忠眼內滿含了淚珠；但他沒有同情和憐憫地說了：

「怕什麼？學道去！」

劉仁忠瞪了志強一眼，忽然緊捏着他底手，可憐地痛哭道：

「你怕什麼？你還有家！我怎麼辦？我底錢畝田也都賣完了！我不畢業，姑母家就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簡直沒有地方去……」他顫慄着嗓子不斷地呢喃，像嗚咽似的。過了一會，他像才清醒過來一樣，他慚愧地勉強地苦笑着——志強覺得這簡直像比慘厲的哭還使他難受——說：「怕什麼？學道去！」

不等志強說什麼，他很快地向校外跑出去了。志強怔住了，他不曉要怎麼做，叫劉仁忠回來呢，還是讓他去呢？

「他會自殺麼？」一個可怕的幻念橫梗在志強底心胸前，只逢想到劉仁忠，他便不自禁地抓緊了這個幻念而抖起了顫慄。

時間是變得那麼行緩，像一個毛蟲在爬行——它並且在志強心頭爬着，嚼得他心頭隱隱作痛了。到考完了所有功課的下午，志強跑出學校直往劉仁忠姑母家裏去。他找着了劉仁忠底表兄，他焦急地問：

「劉仁忠回來沒有？」

「不！他考得不很好；還有幾課沒考，在上午他就出來了！沒有回來麼？」

「沒有。神經病！讓他去。」劉仁忠底表兄一點也不焦慮地不耐煩地答覆他。

志強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告了辭悻悻地走了出來。他迷惘地在一些熟悉的街上彷徨，他並不曉得自

己為什麼要這樣做；髣髴下意識地覺到或許可以在這裏碰是劉仁忠似的。到傍晚，志強覺得飢餓和寒冷，他到一家酒店裏去喝了很多的酒。但當他走來的時候，額頭沁着微汗，全身都發冷了。

迷亂地叫了一乘人力車把自己拖了回去，下車就嘔吐了起來，黑的門，遮住了他底眼睛前，像一切都埋在很深的黑暗中似的；摸着牆，腿一軟就坐了下去，只聽見母親和父親底呼喊響成了一片。

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他覺得身子都癱軟了，但額頭滾燙的，不時又冷得發戰。母親坐在床頭紅腫着眼睛，像一夜都沒有睡。他不禁飄流了串串的熱淚。

「現在好過些麼？」母親低低地問。

他點點頭，昏沉沉地只想睡。

母親嘆口氣也沒說別的，只不時拭着淚。家裏悄悄聽不見什麼聲息，父親在廳堂裏蹣跚着沉重的脚步；志強覺得這聲音像踏在他空洞的心上似的，他感到身子是在一個深淵裏飄落了下來。

大偉在下午來了。志強望着他，

下意識地抓緊了被窩。

「我昨天去問了張先生——他說你統計不能及格——」大偉低着頭說。

「我曉得：劉仁忠呢？」志強顫慄地問。

「劉仁忠？」大偉低聲地，恍惚地說：「他自殺了……」

志強全身起了痙攣。劉仁忠底蒼白的臉，可怕的猶笑，在眼前混濁着——團團飛了起來。

他望見母親枯槁的憂鬱和失望的臉，聽着父親在廳堂裏低聲的嘆息，他想：「我還要做些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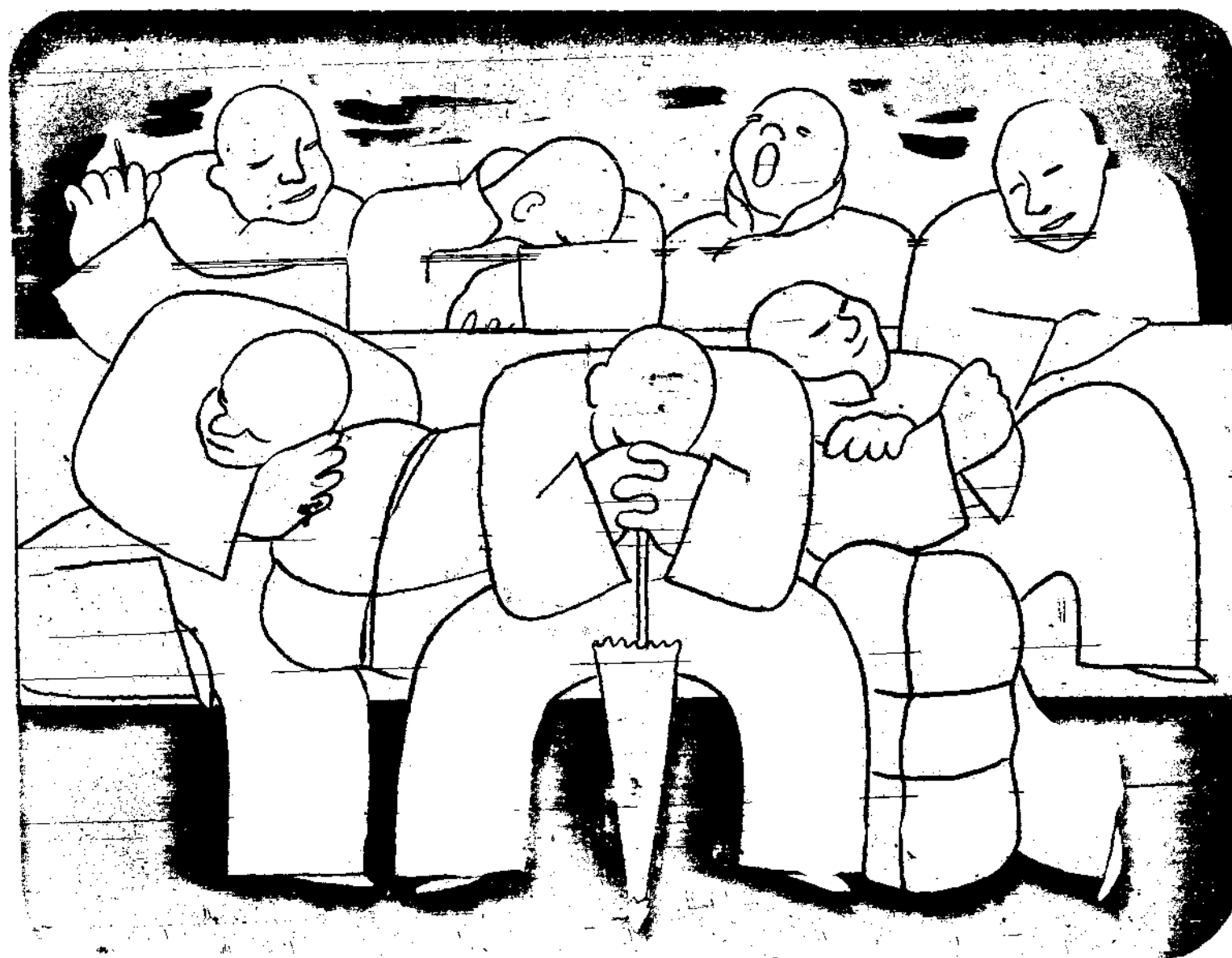
一些臉，劉仁忠底猶笑的臉，表姐溫和的微笑的臉，姑母底冷冷的臉，同學和教員們底含着諷嘲的臉；顛倒着，翻動着，旋轉着，志強覺得腦海裏有無數的東西在翻騰，眼睛都花了。

「你讓我走！」他苦惱地叫着，掙扎着想起來。但心頭翻騰着說不出來的難受；有一股血脈氣從嘴裏轟地直冒了出來，他頭又倒了下去。模糊地聽見母親淚聲地喚了一聲，他就像死了般昏了過去什麼都不覺得了。

——一九三五，元月。

生 默

行 旅 的 次 一 第



在這旅行中，孟曉夫得着不少的教益。

他懷着歡欣而畏怯的心情，將他簡單的行李放在這小車站底一角，自己上上下下地在它們旁邊徘徊着。他是很有理由的，他特意揀了這個小站來上車是因爲離開這裏一里的那個大站已經盛滿了等待的人。雖然這兒人也不少，可是總要比那兒少得多。他

底同伴是位比他小兩歲的他底同學。那位同學有一個可愛的頭，一個那麼圓的幾乎是小孩子的頭，上面生着微帶着寒意的頭髮。他不能像孟曉夫這般鎮靜地徘徊——雖然那徘徊也是努力裝出來的——只時時將頭伸出月台

外向站那邊望。因此便引起許多頭伸出來和他取了同一的姿式窺視着，結果却只有使他們失望地把頭縮回來。

孟曉夫正在忙亂着；他不得不注意那一個被包和那一口箱，還有那隻小藤提包也使他非常擔心，因爲這東西是這麼小，要是有一個靈巧的偷兒

跑來，也許在不知不覺之間要被他帶走了罷。在這小藤包中間，母親爲他放了一包茶葉，一雙布鞋和一些別的東西，并且告訴他要是他拿這茶葉常常泡來喝，是可以使他在外面不生病的。至于這鞋，是當他告訴母親說他要到漢口去的時候，母親爲他做起來的。每天夜裏，母親帶了她那大的

銅邊眼鏡坐在燈下靜靜地做。他正躺在床上沉默着的時候，母親忽然停了手揉揉眼睛嘆息了。

「你真的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麼？」孟曉夫沒有回答她，只沉默地望着帳簾。

他決意要離開這小城市，所謂他底故鄉這地方的計劃是在一個月之前已經打定了，但在最近才把這計劃告訴母親。當他說出這話的時候，母親用了戰慄的聲音這們說了：「你真的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麼？」

但她並沒有再多說一句話，祇在她繡紋的面孔上張大了那雙驚恐的眼睛，坐在桌子前面補他底衣服去了。她底嘴微微地動着，說出了一些些的聲音。

孟曉夫什麼也沒有做聲，輕輕地走出屋子。在他底心中有一滴酸的汗在發酸着。

他底朋友將他用力拉了一把，使得他慚愧地抬起頭來，這時候人們正在雜亂地走。站上的鐘響着。他本能地一手提着手提箱，一手提着手提箱，隨在扛着大被包的他底朋友背後，擠到了月台邊上。人們叫着，裏面還有婦人與小孩

子底聲音。同志，請讓一讓罷！」一個女人在他底後面推着他。反過頭去，他看見是一個年青的女學生，手中提了一口箱子。

「這兒沒有地位了，」他忙亂地但是懊惱地說：「你上那面去看看罷。」

那女人便擠過去了。但是車仍舊沒有來。這是下午四點鐘，天氣是一個燥熱的暮春，天空明則，有些小團團的白雲飛過空中。從軌道一直望去，可以見着電桿本，

鐵道和地平綫底交點。向着那兒，人們守候着，有道淡淡的清烟起來了，跟着一個蠕動的小黑點兒。人們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互相排擠着。兩三個荷槍的兵士在那兒揮動他底鞭子，想制止這些人們到月台邊上去，但

他們底工作完全無用。火車帶喘地走進了站，人們本能地向後擠着，立刻嘩然地鬧起來，箱子什麼的在人頭上擲過去。女人驚呼的夫聲和火車底粗重的喘息混雜着。每個車門口擠滿了人，在窗口，人們擲進去，但是窗子裏面立刻伸出一隻手或者一個身軀將他們反擲出來，并且口中發出種種惡聲。火車是靜靜地停着，人們在騷動，像一羣馬騾在一個小石子旁邊一樣

孟曉夫和他底同伴被擠進了最後一輛裝滿了枕木的敞車，人們叫它四等車的。其中的人在拒絕他們，但他們沒有來得及管這些。甚至他們連靈敏地找了一個枕木堆的位子安放了他們底行李，并且坐上去。以後，便是

共同地抵禦那些闖入者。一陣混亂過去，人們都已經裝上車了。但與其說是裝，不如說是掛來得更妥當些。在車底頂上，車輪外面的鐵條上，車箱相接的鐵鎖上，全都是人。

現在車停着。一刻一刻地過去，但是它沒有動。人們紛紛地議論了。開呢？

坐在孟曉夫對面的是個學生，他穿着黃色的馬褲和藏青色的上衣，裝扮得像一個維特似的。孟曉夫立刻同他要好地談起來。他觀察那位「維特」一定是一個老於旅行的人。他底鎮靜使得孟曉夫不由地佩服他。一種想看的老格言，母親再三叮囑他的，出門人對人應當特別和氣這話，立刻驅使他和這人要好。他大方地把帶在藤包中的餅分給他吃，但他沒有受，這顯然是客氣。

那位維特先生告訴他，他在汨羅就下去的。這使他微微感到寒涼。



「這輛車在黃沙街要丟下來的啊！什麼人在喊了。」

「一種騾馬立刻漲滿了這車箱，大家在這什麼？」

「怎麼辦？」孟鏡夫有些焦急了。那位維特告訴他說沒有關係的，也許這不過是一個純粹的謠言罷了。但這並不能安他底心。

當什麼地方底鐘打五點的時候，車才慢慢地移動，像載不起這重量似的。它遲遲地，像不忍地離開了車站。這時孟鏡夫底心中忽然發出一種對於這小城最後的留戀來。他不住地轉過頭去望橫過鐵路的那條小河，那是他在夏天常常在這兒游泳的地方。他對於它們現在發生了一種特別的爱情了，它們是多麼地溫柔，夕陽底金光在水面上閃閃地蠕動。在河後面有一條橋，這橋可以一直走向一條街，那街上的一間灰色屋子裏住着他底母親。他對於它們是多麼熟悉呀。甚至現在連那橋邊一塊倚着的太湖都記得非常清楚。母親現在在做什麼呢？也許在望他突然回去，也許正呆呆地坐在門口的小凳上罷。

這時火車已經出了站在奔馳了，人們漸漸地安靜起來。一座懸橋哄哄地閃着飛過他們底頭上。一些小丘陵

什麼的跑過去了，田野和樹叢都漸漸地退後，城市留在後面很遠了。

孟鏡夫將他底帽子推在後腦袋上，眼睛欣賞着這些飛騰的風景，心中愉快他感到他底前途是很遠大的。因此，秘密的微笑留在他底唇邊了。

他是有理想的，有熱情的，向着革命底潮頭衝去的青年。他不是嗎？在黃昏，車走進了一個站，人們立刻哄哄地叫而且動了。憲兵們街上車叫要檢票。在門口一個農夫立刻被攔下去。那農夫哀求而又辯地告訴他們，只要再走一站他就到家了，又說並不是他不買票，乃是來不及了的原故。

「去捕票去，從陵補起！」那軍官高叫了。農夫只得將他背上的包袱正了一下，腋下掖着拿從人中間遲疑地走去了。

「通行證，不行！」軍官又在一個兵底前面嚷起來。不知從什麼地方，孟鏡夫對於這位年青英武的軍官生了一種敵愾的心思，他很想在那拉長的面孔上重重地打一掌。

憲兵們走到後面一個車箱去了，這兒的議論馬上哄哄地在各個嘴裏響起來。農人們多數是憤憤地罵這鐵路，罵火車，罵憲兵，甚至罵世界不成體統。背包在他們底屁股下面，厚布底圍口鞋的脚，八字地擺開。他們

粗重的聲音在空中蕩着。在半點鐘之後，火車又走起去，談話也更起勁。農人們對於車站上的白布大標誌等等發出各種的議論和疑問。「什麼是帝國主義？」一個禿頭的老農民在問誰。有人在為他解釋，但是他還是不了解。「那麼，」他捻着乾枯的鬍鬚懷疑地：「商品又是什麼？」各種語言在車中交換着，天漸漸地暗了。深紫的天空中有閃爍的星立着。

「你怎麼？」孟鏡夫問他底同伴

「有點兒。」同伴是躺在枕木上，眼睛望着天空回答他。心裏像是在想什麼。

最後他咬着餅，那位維特先生也被逼着吃一塊，在這兒他們沉默了。火車在山道中吼起巨大的聲響奔着前進。

孟鏡夫在尋着他底思路，但是這新奇的環境總分散了他底注意力。在一個角上，有一盞馬燈閃閃着，那老農民在高興地談着。有些人正在發出軒聲。「無知的農民——」斷想正孟鏡夫底腦中閃過。他將頭抬起來對着天

上閃爍不定的星星們，一半沉思一半疲倦地望着。什麼時候他漸漸地入睡了。被同伴推醒之後，已經到了半夜。他知道這車輛就要丟在這一站了。人們紛紛地下去各自找他們底位子。在紛亂當中，他們被擠下了車。車站上是裝滿了人。他們向各個車箱去要求加入，但是都被拒絕了。有的是運新兵的專車，有的說是人滿了。孟鏡夫急得什麼似的，他底同伴更沒有辦法。他以為車馬上就要開了，他覺得什麼都完了。

但他們終於在車頭底煤堆上找了一個坐位，煤屑不住地落在他們底面孔上，而且溫度是那裏高。不

「等車一開就涼快了。」一個兵將衣服解開，一半自慰，一半告訴別人似地說。

果然是這樣的，車開了之後，有風吹來將熱氣驅走；可是煤屑底雨却沒頭沒腦地落下來。孟鏡夫想，決計在下一站找一個箱子擠進去。他底同伴正呆呆地坐在那兒，真是滿不在乎地唱着什麼了。

車轟轟地走着，從窗簾裏衝出一股一股的紅色煤煙，升入黑暗的空間去。有許許多人在車頂上爬過去。在煤

去。

6
堆上也有許多人隨着爬上車頂，在那兒狗似地蠕動着。

在這時候，車突然慢下來，立刻，在中途，停止了。

響笛聲亂叫着，人們么喝着。忽然一聲步槍像小刀流利地劃過紙面似地，颯的一聲響透着深夜的空氣。

「嘩！」人們像坍塌似地響聲叫了。

「捉住了！細起來，送到護路隊去！」

孟鏡夫往煤堆中望過去，人影幢幢地么喝着遠去了。看熱鬧的人爬上車來。

「什麼事？」許多的聲音這樣問。

「呀！」

人們驚慌着，議論着。車終於慢慢地前進了。

在一個車站上，他們擠入了一輛車。是一輛煤炭車，但現在都是盛滿了人的。車角上，不知誰點着馬燈，可以在這光下看見人們一團一團地擠着。他們在鬧，但人家不知道他們鬧什麼。

在一個角上安放了他們底行李，孟鏡夫和他底同伴像卸了重担似地輕鬆起來。在他們旁邊是兩個人睡在，用軍藍包着身體，在另外一邊，一個兵士獨自坐在那兒抽煙。

那邊小集團裏的人什麼時候開始賭博起來。

這些人是新兵，這是那個抽煙的兵士告訴他的。

集團在大鬧起來，接着是兩三個在扭打着。人們立刻集成了一團，最後是兩個將衣服扯破的傢伙被人們拉開來。兩個底嘴裏在憤憤地罵着。

「各位同志，誰能做好事捐十二個銅板嗎？」一位排解的人這樣說了。

接着他說：有位「新兵同志」將他唯一的一條褲子輸給別一位了，但是他不能不穿褲；別一位新兵同志則要他出十二個銅板向他贖，但是他從什麼地方有十二個銅板呢？

人們都不做聲。包在氈子裏的人將頭抬起來望了一望，又縮回去了。

「嚇嚇，一條褲子！真是窮相！」暗裏裏發出了喃喃的聲音。

「各位同志，誰人能做做這個好事呢？」那人又說了。

仍舊沒有人做聲。

孟鏡夫心中感到了一種作惡似的難過，把十二個銅板交給了那位排解人。他一點也不要聽他底謝言，轉過頭去倒在他底同伴身旁，但是馬上一拳打在他底身上，一個頭在他底肩膀怒罵起來。

「你瞎了眼！你媽媽不給你生眼睛？」

他什麼也沒有回答，將頭稍微移過去了一點兒，在他底同伴底身旁躺了下來，眼睛靜靜地望着那吊在樹枝梢上的，多少帶幾分妖氣的下弦月。

他底心中幾乎想哭，但是他並沒有哭出來。

這時賭博聲音又起了，還夾雜着濃厚的鴉片烟底味道。

他長長地嘆了一聲，回過眼來看他底同伴，同伴也正眼睛呆呆地望着天上。他不禁熱烈地和他擁抱起來。

平明的時候，車在山道中狂奔着。淡青色的空氣中，樹枝掠過車壁，晨風飄過車面。人們很新鮮地呼吸着。

他也如同一個小孩子似地貪婪地儘他底肺量在呼吸。

不久之後，車停了一個冷靜的站口。只有兩個買黑假頭的徐徐徘徊着，嘴裏叫出奇怪的調子。露珠在草上映着初日，發出美麗的閃光。

異鄉呀！

還有好久才能到呢？

孟鏡夫感到自己是個孤另另的人，被什麼一種力給推向這寂寞無人的異地了。他是勇敢的，在平日，在學校中，他曾努力使同學相信革命底必然性，他曾經努力團結同學驅走了國家主義的反動教員，他什麼也不怕啊，他是勇敢的，他底同學都這樣稱讚他。他有一個光明的事業在等待着

，不是嗎？他是青年，他不是對於這時代的一個擔担者嗎？但是他為什麼變成這樣一個脆弱的人了呢？他自己應當覺得可羞。昨晚為什麼幾乎哭了呢？是爲的那人打了他一拳嗎？不是的。那麼是爲了被送得離家這麼遠嗎？不，怎麼會爲了這點雜氣的事呢？是爲了那愚笨的賭博，那走私的鴉片，那在車箱裏的鴉片味嗎？他分不清楚，他不知道，他只是難受。多麼可羞。脆弱的人啦！

現在他要反轉來想他所景仰的城，那力底根源的地方。他不正是飛奔着向它懷中去嗎？

火車在山道中飛奔着，在這寂寞的，荒涼的，雖然是春天也沒有生命的的地面上飛奔着。

下午，車徐徐駛進了大站。在人聲嘈雜中，孟鏡夫和他底同伴順着潮頭似的人羣流出了車站。他們像許多別的人一樣要去尋找一件東西，他們要以巨大的力量使它發榮滋長起來。

車站後十字路路口上，直立着塔樣的標語，大大地寫着：

「打倒帝國主義！」

人們在它底下面忙亂地走過去。孟鏡夫在這裏站住了。眼睛光彩地仰望着它。是的，他找到了它——他底理想，他這次旅行中最大的，最愉快的教益。

偷蓮

楊 櫻 作
劉 德 畫



下午，太陽剛落土的時候，那

個紅鼻子的老長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的房間裏來了。

「怎麼？漢少爺……」那個老長

又笑了一笑：「那麼，我們今晚不要到湖邊去了嗎……」

「是的——你去喝你的酒吧！」

工低聲的發

微的笑着，

摸着鬍子：

「守湖的事

情……」

漢少爺

放下手中的

牙牌書，說

：「我去

！我對爹爹

說過了。

……」

「真的

嗎？」秋福

夾在中間問

。……」

「真的

！」

老長工

將手從鬍子

上拖下來，

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脚跳，今晚

他還約了上村小貴到蘆葦叢中去燒野

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

心意。老長工呢，記起喝酒就幾乎把

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裝了一個飄

刺的，滑稽的，含着一種裝裝意思的

手勢，說了一聲：「要當心啊！」就走了

。

秋福和老長工打了轉。

「你們去對飯坊的長工們說，

他們今晚無事不要到湖邊來。除非：

……」他指着胸前掛着的那個放亮的

吹子：「懂不懂啦？……」

「懂！」老長工答應着。

月亮滑出了靜談的雲團。

被派去做偵探工作的桂姐兒和小

菊，都喘着息，流着細細的汗珠，駭

回了。她們向見識高超的雲生嫂報告

：

「今夜……是，可以的！那個紅

鼻子老信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長工們

老媽酒打牌去了。……」

「那麼，是誰守湖邊呢？」

「是……」桂姐兒慌慌的說：「那個……從省裏的洋學堂裏回來的……」

雲生嫂點點頭，斜着桂姐兒，帶着一種狡黠的意義深長的微笑。

桂姐兒的臉紅了，她低着頭，圓睜着那水汪汪淘氣的眼睛，滿心帶怒的向雲生嫂衝過來。「你笑什麼呀？雲生嫂！你，你……」

「不是笑你呀！我笑那個洋學堂回來的鬼啦！……你去吧！告訴太生姐，姚秀，李老七姑姑，……人越多越好，月在當中的時候，我們在又湖口碰船！……」

「唔！還要找她們……」桂姐兒攪着小菊的手，心中還是氣憤不消的，匆匆地向土村跑了去。

三

連蓬，已快將老過了；低着頭，乾枯着臉，無可奈何的僵立在湖邊，嘆息他的悲哀的命運。高粱大手都成了破扇形，勉强的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着。九月的涼涼的露水洒遍了湖濱。在遠方，在那迷惘的無語的蘆葦叢裏，不時有大塊的，小塊

的，玩童們敢放着的野火冒上來。

漢少爺輕輕地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湖船上，仰望着高處，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聲。他的腦子裏塞滿着那淘氣的，貓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陽晒得微黑的，還透

露着一種可愛的處女紅的面龐。他想起六月裏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機會，和今天白天在湖邊遊玩時所瞥到的那一個難忘的笑容。

「是的！她們一定要來的！」他自家對自家說：「不管她們的人多人少，我都不吹胡子，我祇要從住那一個水汪汪的……」

學校裏的皇后的校花們哪有這兒的好呢？他想，那都是油頭粉面，帶着怪香怪氣的，動不動就要你去服從她，報効她……而這裏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處女的紅暈和水汪汪的眼睛……

他樂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潤濕了他的週身。他不管，湖風使他打了好幾回寒戰。他不管，他從了一提精神，使出了一股在學校跑萬米般的幹勁，目不轉睛的凝望着那又湖口的尖端。月亮已漸漸地昇到空中了。

四

「你去開去！桂姐兒！」

「為什麼單要我去呢？你……」桂姐兒生氣，把那隻不到一丈長的搖籃似的蓮子船橫在湖口，用小槳兒使力的把水中的月光敲成粉碎。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她的臉的確已經紅到耳根了。

「不會害你的，瘋子！……」雲生嫂把自己的蓮子船搖上一步，兩個人像鴨子似的緊緊了：「你去引他來，我們替你……」

桂姐兒還是不依，雖然她明知大家不會讓她吃虧，但她總不願意。六月間在湖裏乘涼的那一次她還記得很清楚，那個人，那個洋學堂裏的傢伙，簡直像一頭畜生似的……

雲生嫂和李老七姑姑們再三的勸了一會，寬心了一會，她才一聲不響的搖起她的船小槳來。

她的野心得得勝了，心頭一陣陣地。不安的，頻繁的跳動。蓮子船經過那有根荷葉時，在水底下，就發出了一種輕輕地，沙沙的響聲來。她回頭看一看：雲生嫂們還老遠的，緩緩的落在她的後面，不將給他拋過來一些決心和勇氣……



桂姐兒

一個老擺路夫

奚如

這差不多是成了一種習慣。我每在一天工作完畢之後，就照舊像醉翁一般，深深鑽住了我的書呀，原稿紙呀之類推開，去到那有名的，被人喊作「湖北工人街」的劉家弄，跟一些同業的工友們談天。從他們那兒，要取些粗獷而直率的教訓控詞，或者幾句實話花鼓戲的粗文，來填補我這頓光用思考，而致空洞與寂寞的心。

每次去的時候，雖然離不開我的路程，總是開始閃爍着昏昏欲睡的苦臉，跟我那些下工回來的鄉們一樣。

這是一個深秋的晚上，我去走訪那號叫「酒鬼」的那位老擺路的電車工人任金毛。

替我把那神神靈靈的一間像蠟燭的平房，馬上就點着了這盞老顯子底一盞燈就是蒼老，而却強健的，已經喝到半醉的紅臉龐。以及他那對像放在酒精裏泡了三年剛才拿出來似的眯眯眼睛。

他正歪坐在方桌邊喝酒。

在他的正首，坐着比他更顯得衰老的他的老婆。對面，坐的是他那個十一歲的，多病的，缺了三顆門牙的小兒子——三兒。

「啊！牛先生，是貴客！這兩天怎麼沒有過來白相？囉！」他用嘴嚙向兒子一挑。「三兒！快讓牛先生坐。」接着忙亂地朝我點着頭：

「呢！怎樣，喝些兒酒吧？不過，對不起得很，年輕人！沒有什麼好小酒下酒啊！」

他把杯中的「原料」喝了一口，用捏住筷子的右手向我打招呼。

「我不想酒喝，謝謝您，老伯伯！」我從桌邊在三兒的坐位上，圓囑囑對着條桌上供佛的一瓶「醃二齋菜燻春秋」的神像。

「角要客氣，那些勿吃呀？罷又帶在現款（註一）→喝一安安又唔爾道理？」

他用着典型的湖北式的上海腔繼續勸我。而且：一杯香噴噴的原料，已經擺在我的面前了。

還是沒有辦法逃避的義務。我差不多每一次來，總得替那這位老人喝幾杯的。因為，我看見有一堆寂寞的力，重壓在他的肩頭，似乎弄得昏了酒醉

，以及一個同飲的知心人，才可以從沉沒的苦海裏拯救他。否則，他祇有跟着賣老的老婆吵架，直到使氣地衝進私設的賭博場，閉着眼睛輸光荷包裏最後的一箇銅板。

「嘛！這是家鄉前天託船上的熟人，帶來的真係饒魚。年輕人的話！魚的味口很不鮮哪，在這上海，恐怕你找破頭也找不出來的，實在是頂呱呱的下酒菜。」

他用手盪了一盤饒魚給我，隨即把擦刷上粘帶的醬油，送在口裏去風吹。

這老習慣，我們沉默地喝起酒來，喝得非常之快。在我，是摸清楚了這老人的特別脾氣，如果你不陪他喝過三五杯酒，你切莫想問什麼話來惹惹他，使他打回他壓着的話匣子。

這時，祇有他的老婆異常疲倦的，平寂的聲音，對着身旁的小兒子，在屋瓦交光的昏黃的電燈下，無力的搖搖着：

「你這野吃懶做的不克頭！我看你……」她咬緊了牙齒。「一碗飯沒吃一半，就吃完了那末大的一條魚！」

兒子却當作耳邊風，把十癆九痢的細眼睛，輕蔑地瞥了他的媽媽一下：隨即更加貪婪地，用筷子夾來了第二條饒魚到他的碗裏。

當第五杯酒喝光了，我把那擺路的老人之間，都覺得是應該談話的時候了。因之，我們彼此的談話，拱拱地接觸了一下。我想：

「這老傢伙，恐怕今天又要向我敘述着，上海初開電車的時候，上海人怕得電車壞了電，以致電車開始一點生意也沒有。其後，公司裏的外國大班，想出了一個招攔的方法：就是搭車的不先是不交錢，還每人送一包飛龍牌的香烟，於是電車就興開了。現在，每年能賺六十萬的利潤。」

可是不然。

他還是很沉默地喝了一杯酒，眼睛思慮深遠的平視着前方！好像在他的心裏，陡然浮起了一件自己的重大事件。而這事件，又本來是他底生命中心一閃而逝的曙光。可惜的是：不曉得他老人家還

一响怎麼一來，喝了過多的酒，抽了過多的牌九，就忽然把它忘掉了。

于是他現在就等於一個睡了大覺帶來的人，把睡覺之前，那也似的事事的浮影，昏糊地回憶起來，而且焦灼地用手擰着他在左嘴角上，一縷黑髮上的長毛。歪着頭，悄悄地問我：

「呢！牛先生！到底外面這一响怎麼在鬧哪！不是老早就說那幾層個，還個了個？可是……可是……你家的話，我今朝在車子上，碰到一個九老哥，他說……他說……還是……呀！呢！當真是那檔嗎？牛先生！你來是具看報的，總就是曉得的吧？我……不識你家底……」他拖地搖了一下頭。「自從我的大兒子死了之後，幾個月來，老是「麻子吃酒醋，酸氣霧氣」過日子的呀！」

「呢……呢……我去找水哩，將來轉轉……」

看這大勢……」

我隨意找了還水一打。

「呢！總歸是那樣的嗎？」他故意用了蠻大的聲氣，來滿足他生了標的想念。而且，還似乎不放心又加強語氣道：

「你說，牛先生的話！勿論如何，總歸要弄成氣的吧？呢！總歸有那一天的吧？看這樣子，還次一定不會那樣的吧？」

一陣不願開喉的方面推想的心，他使使逼問我。這脾氣，很像要對人帶他在十拿九穩的支取上，再畫一個死死的字。

「可不是，總歸有那一天的吧？」

「總歸有那一天的嗎？」他急急放下筷子，興奮地用手向空中抓了一下什麼幻想的實體。

「是開花結果的時候了！」我喝了一大口冷酒，企圖借此來使我麻木，不要太過得過癮了。

這一下，這擺路工人，當空抓了一把青年人的氣力，在乾瘦老實的直管裏。於是這把氣力三十年來，為勞苦幹盡了的肩峯，那像一隻腳就就擡到上雲霄的置，大大地覺了動下。其次，又迅速分開手，給實地敲出一個突突的響亮的響亮的響聲。然後把頭一昂一翹地喝着！

「牛先生！我沒有別的，我就祇希望有那一天啊！我……我……從十六歲起，跟人家做了一生的牛馬，做老了，哪個領我的情？如今，我的頭上，聽得見我的棺材蓋子在响，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希望我的兒子嗎？哼！請你跟我想想，牛先生！我把我的大兒子擡大成人了，送他到輪船上去當燒火的。但是，哪個曉得他一場病，就把我當老子的捧開呢？我……我……」他憤激地用他粗大的拳頭，把桌子一捶，使得酒杯也跳動了一下：

「祇要說果真有那末一天，嚶嚶！我才安心了！才不冤枉我白受了一生的痛苦……！」

說到最末的一個字，他拼命地把頭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形，而又聲音拖得很長，很有勁。使我以為他又發了老脾氣，要跟我吵架哩。

這之間，他的老婆，起先摸不清我們說的是些什麼。祇用她那被貧窮，養疾病，發兒女的生死，折磨到了面黃一層淨黃的皮的臉龐；以及她那對於一切失了興趣，猶疑呀白的眼睛，迷一般地對着我們。聽說她是正在嚼着飯，可是一點兒味道也沒有似的。這，充分表示了她現在正害着很厲害的消化不良症。

不過，富理的老頭子談到兒子不可靠的話語，她忽然一下子抓住了。這才發氣的，試想來扭轉老頭子的念頭。然而她的聲音，却始終是陰冷的，低平的，似乎在夢中對自己說話：

「你這個老酒鬼！你你……跟我少說些醉話！那末？一個人不靠兒子，靠哪個呀？」

「哼！哼！」老頭子把脚一跌，比平常更加厲刺着不幸的她。「我就偏不靠兒子！你把我怎末樣？好！你自己去靠兒子去吧！大的，已經擡到黃土裏面去了，你爲什麼不跟着他去呢？小的，嚶——」

他淚流滿面地望了望剛才放下碗，就在桌邊睡的小兒子：

「這話一輩子把長！等到他能夠賺幾個錢的時候，我說：恐怕你的坎上的彎柄樹，已經老到打柴燒了！」

「是的，三兒固然小，不祇靠他養我們的老。

但是，你的工錢未必不可以當贖點，防着有一天躺下去，爬不起來的時候呢？你現在養了昏，把錢不是拿去灌迷湯，就是拿去賭博場，送給別人，別人還不領你的情！」

說完，她把板牙咬得噹噹响，枯扁的嘴唇突得更高了。

「我……我……」老頭子把鼻尖一指。「告訴你這條老母豬：假設我們今生活不到那的日子，你留下錢有什麼鬼用處？倒不如喝喝酒，打打牌，快活一天是兩個半天！假設我們今生有得好日子，我跟你說：你留着錢更是沒有用處，要曉得用不着你去惹惹惹食嗎？再說：現在就是把我的工錢蓄積下來，你算算看——能有幾個錢呢？還不夠大班叫我去吃兩次大菜呀！（註二）

「你左說左有理，右說右有理。嚶！」老太婆用頭撞了一口長氣。「你……你頂好搬到紅裏去過日子！」

「對呀！」老頭子忿忿地咕噥了一杯酒。「要是沒有你們這兩根絆脚繩子，我老子若不搬到對過橫坊裏去住，算是一個四馬路的小靈三！」

說到這裏，他將他滿腔的心事，借着他那憤激的眼睛，緊盯住他的老婆，想來使她激起同感的反應。

可是，老太婆並沒有分受他這想念。却忽然神經系很快的一跳，就跳到她每次到了風扇的時候，最怪才想出的那套法寶來：

「我看你成天癡迷心腸的，癡想着那什麼好的日子！你記不記得？哈哈！」她報復地冷笑了一聲。「你那年不也是說：『好了！老子們好了！』可是你好到哪裏去了？要不得虧那三百塊會錢，我想你今天還在酒樓房坐冷板凳哩！」

這是她挖苦老頭子在那年北伐軍打到上海的時候，當過電車工人的總代表，其後又吃了一點苦的往事。屆時，也是老頭子所常常送人誇口的得意之說：

「我是榜上有名的哪；要是將來有一天再鬧起來了，我任金工總有一份呀！」

因之他現在重不生氣，反而小孩子一般的笑了起來。而且向着沉默了許久的我，聲音中帶着一半兒的惋惜，也一半兒的堅持說：

「牛先生！嚶！我這人也真的不知不覺老了呀！那年，我輩則是四十六七的人，可是比年輕人還有勁兒，曾經跑在一軍人的前面，舉起纓絡的龍旗，打跑了孫傳芳軍隊哪！」

說到這裏，他的眼內，即刻對於過去壯年的憧憬，發生了頹傷的氣份。但是，當他舉起了手膀，來仔細察看了一下之後，却忽覺得自己是很瘦弱的。而且突出的肌肉，也還是顯着烏銅的七彩。于是他陡然驚喜地跳了起來，趕快捏緊了拳頭一揮，搖一個出合的拳師。

之後，他就用着確信的，剛強的，少年人的口吻，明快地說了下去：

「哈哈！不過，還好！力氣還有一把啊！我這個人哩，牛先生！別的不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粗！要我種田的嗎？第一，我肚子裏沒有喝過半點墨水；第二，我嘴裏又說不出一點兒名堂，精不來。但是，我有的只是一把死力！要是有一天用得着的時候，年輕人！我把稿子一擡，也還可以搖搖擺擺把小伙子，一季頭、包你打行破那些狗入的團亮呀！」

說完，他得意地坐下來，跟我同飲了一大杯酒，來慶祝他的健康。

這時，門外正傳來回廠的電車，在公司裏的停車場，發出「嘎！……嘎！……」的煞車聲。

我就在這應該睡醒的時候，告辭了出來，順着牆上這軟在清澄的月光，朝我的寓所跑去。

（註一）「理髮」是上海下層社會中傳播的一種宗教團體，信條是不吃烟，不喝酒，相近於青紅帶的一種組織。

（註二）「吃大菜」是電車工人被公司剝削的術語，意思被剝削的錢，等于請外國人吃了一大菜。

一九二四，十一月，三，畫。

散文六篇

林娜

過着，過着的

疲憊的很，我現在很需要
着一把心火的燃燒，或一個殘
酷的刺激。

於是，我開始了高亢地歌
，沒終止地狂飲。

有時却也會意識着自己的
完結，這似乎是命運替我輕輕
的劃上了尺度，使我發出惡意
的竊笑，和淒厲的哭喊。

——燦滅槍，燦滅槍，一
切醜惡的存在！

可是，我會馬上安靜的睡
着，睡着的，直到了一個遠遠
，一個遠遠的時間，才醒轉來

醒轉了來，我又開始覺得
自己的疲憊，需要着一把燃燒
，或一個殘酷的刺激。

於是，我又高亢地歌着，
沒終止地狂飲，甚至惡意的竊

笑，和淒厲的哭喊。

一個多怪的心，和畸形的

生活喲！

然而，我仍得這麼過着：

過着，過着的……

因為，我老早已是一個給
宣布完結了的人。

我永遠這麼生着：從黑夜
到明天。

星閃着掛在那邊——天；
貧血的街燈，吐射那柔弱的
，似在替這垂死的古城，作最
後的憑吊！

感着的是疲勞，和脆弱了
的心。

靜默着，嘴巴老掛着笑，
步勁兒急劇地這麼向前溜着，
腳跟後可追纏着那瘦長的黑影

獨自一個，攜着那孤冷的
步履，老往那黑的人行道里鑽
，似在怕給人們輕輕的發覺了

般地。

吼着疲憊的呻吟，一輪油
金的車兒蕩過了。

這疲憊了的吼聲，或許在
象徵着世紀末人們的生之旋曲

然而，那兒賣笑的姑娘却
在笑啦！

拉緊了胡琴，拋着那悽啞
的悲調，這是浪人的歌啦，詩
人含滿了血淚的詩啦！

牠不是在跟人們拉扯那淫
蕩的笑，只在宣洩着人生的醜
惡與悲哀！

然而，生活在安樂窩里的
人們，聽着可夠樂得放縱的笑
了！

仍是在扔着那孤冷的步伐
，老往那黑的人行道里鑽，我
永遠在這麼生着哪：從黑夜到
明天！

囚徒

沉重的深冬季節，沉重的
街，擱着沉重的脚步。

憂鬱而頹喪地，眉尖皺得
緊緊，兩把臂膀給反剪地縛着

冒着寒冷的風，牙根輕輕
的打起了顫抖！

心里煩悶着，可是這不會
有着恐怖，悲傷，……

這未來的命運，誰也看得
很明白，哪個伙伴在遠遠的過
去，不是都想到會有這麼的一
天？

……
這運命，

在遠遠的時光，
死神會對我作過

無數次的——
竊笑。

然而，
我——

沒會顫慄，
因為誰人都會有這麼的
一天！

……
低低的轉着，只讓自己的

心，自己的耳朵聽着！
柔弱而悽啞的聲，燭着那
傷感的光。

街角和店鋪里都衝出了詫
異和驚覺的眼珠子。

每個人的喉嚨里，每個人
的心裏，都在枯啞的叫：那為
什麼呢？可是，大家都沒得說

……
有些好理開事的人們，可
也會三兩地跟着，可是，一到
了那十字街頭，便會默默的停
止了。

昂着一顆沉重的頭，踏了
沉重的足步，懷着一顆沉重而
傷感的心。

失却了知覺般的，全身只
覺得了麻木和急劇的酸痛，心
里在想着未來，和值得懷戀的
過去。

——未來是多麼殘酷的一
幕，過去的却已像水般流了！

跟隨着北風的怒吼，他失
掉了意識和人性。

初戀

一個肥胖的少女，她愛上
我，我也愛上她，當我倆都在
一見之後。

深冬的季節是沉悶的，灰
色的旋風在田野里呼呼的吼着
。可是，我們却凝着眼珠子
在默默的凝望，她那蘋果色的
頰邊，和那靈活的眼珠子，在
我的面前，簡直是一朵花，一
把利刃。

啊！我愛着了，雖然她
的嘴巴或許厚了點。
然而，我畢竟愛上了她，
似乎命運之神已為我倆安排了

她英勇得很，像一個曾衝
鋒過的戰士，存着一顆溫柔和
堅強的心。

聲響銅鈴般地響了，我底
心曾給他感動得微微的震憾，
靈魂失掉了歸宿般的，一刻兒
也不知傍徨在那一個歧途。

於是，我想要吼叫，瘋子

般的勒住了她的頸項，凝着沉
重的光姿，輕輕的叫了聲：瑞
！我愛你底一切，當你也愛了
我時……

她柔和的笑了，似乎還沒
全失掉了她處女的純真，嘴巴
笑得那麼輕情地，眼珠子總沒
會一回忘記過對我輕滑，雖然
，有時傷感得全充滿晶瑩的淚
珠。

戶外來了一陣冷風的寒刮
，交纏着，和刺骨的牛蹄來
，悅悅的歡聲，使得我底心境更
蒙上了層灰色的細紗般的
沉重了！

是遲暮的時候啦！

她搖撼着自家蓬鬆的黑髮
，輕輕的理了衣裾，於是，站
了起來：

「這該是我回家的時候哪
，祝你一個甜美的晚安。」

「回家？瑞，你還存着一
個家？」

「誰都有一個家，像你一
樣地，我也有着一個破舊的家

「那你真爲着遲暮而回家
。」

「是的，鴉兒已在唱起了
它們的夜歌，村前的牧童也唱

起了歸家之晚禱了。」

「那我……」
一顆淚珠的破裂，我於是
哭了！

她也傷感地在那兒拭着眼
角，喉嚨裏硬咽出了絲絲的淒
涼：

「不要這樣兒吧！我求你
，娜，再會，我們的未來還
有無限的長啦！」

掩着淒傷，懷着一顆哀涼
的心，踏着沉重的脚步，她去
了。

我陰鬱的，從門窗凝望了
她的背影，淚珠淹上了我底心

因爲這也是人生

街燈上了，人們像糞堆裏
的蛆那麽地在攢動。

一陣淒厲的胡絃交織着苦
力者奔逐之嗚嗚。

幻燈般地，這街景在烟霧
着：憂鬱，悲傷，哀愁，歡娛
，和愉快……有着各種不同的
哄笑，也有着各種不同的臉譜

啊！街景，笑，臉……

美麗的旗袍裾，耀着各種
不同的姿態和色調，人兒在那
兒笑啦！（或許是苦痛的象徵）

裝得那麼嬌豔的，水波紋的眼
珠子老望着過路的人們啦！
唱一曲戀情者之悲歌吧！
扮飾這人生的旅途。

「調兒怪不調和地，在那兒
蕩漾着：一顆沙啞的歌聲，一
朵含笑的苦臉。」

「小姑娘今年好些個年齡
了？」

眼珠子懂事地這麼溜着，
嘴巴兒可輕情地格格在笑啦！
心裏一顆熱在神，神經有
點兒麻木地擺着兩隻手兒，這
麼地伸過去了。

想閃開，心裏可夠明白這
是在假裝。

嘴巴兒笑哪，聰明的眼珠
子可老在她底臉上掃蕩。

擁在懷窩裏啦，馴良得像
匹小羔羊。

心兒：突突地在跳，手兒
可按在她底胸膛上，（這兒有
點健實的乳峯和粉紅色的溫柔

「我說，你愛上了我不？」
「愛啦！」

今兒得跟我睡覺？」

低低的在耳膜上這麼哄着
，於是，又格格地淺笑。

沒表情的臉，這麼皺上了
兩隻眉尖，讓苦惱深深的把它
鎖結，想了會兒，把頭這麼擺
着：

「不能夠的，我今兒還有
事情。」

「還有事情？你騙我！」
失望地扯下了陰冷的臉孔
，用力地掙扎出了他底柔軟的
懷抱，在淡黃的光下站着，眼
眶裏可擠滿着酸了的淚珠。

朋友們，這可別叫怪啦；
因爲，這也是人生！

黑得好像個龍眼的核，懂
事的眼珠子。

當你靜靜的凝注視我時，
我心裏却默默的在跳，跳蕩得
多利害哪！

爸說你：年紀大了，夠得
上做個女人，別再跟了人家這
麼混。

你却沒會理得他，在他那
和藹和愁苦的笑聲裏，所得到
的一個回響却只是一個輕輕的

像豬般的給抬着走

和藹和愁苦的笑聲裏，所得到
的一個回響却只是一個輕輕的

「呼！」

家裏的窮乏，曾使你減少
了多少美麗；家裏的饑渴，曾
使得你豐潤的肌肉枯瘦。然而
，你還美麗，還夠得上使許許
多多年青的夥兒顛倒。

有一回，你哭了，跑進我
底狹窄的儲谷間裏，嗚咽着那
零碎的語片。那夠多使我傷心
啦，你告訴了我，你說：「爸爸
把你拍賣；因為窮（窮呀！）
年冬收成壞，夠不上還出主爺
們的租，夠不上繳納官府繁重
的稅，夠不上……」
可詛咒的狗不上呀！
那年冬，你於是被賣了，
像豬般的給年青轎夫們抬着走
，走……

夫家的生活給你感到悲傷
；因為討過債他也曾負過了債
；饑寒天天那麼兇狠的跑上了
你底家門，你底他吼着那要求
寬恕的柔音；然而，却得到了
冷意的嘲笑。於是，他瘋了，
拿了把廚房裏的柴刀想自殺，
你却默默的靠在一邊哭。
你底哭，那沙啞的乾吼，
使他感到莫名的憤怒；於是，
他瘋了，拖着鐵般硬的拳頭，
沒命的貼上你底身上，揍呀揍

的……

揍着，揍着，你號啕了，
那年青的頭髮散亂着，那年青
的叫吼使人發顫：

「爲什麼呢？你打！爲什
麼我們要欠上了人家底債？」
嗎，嗎，嗎……

日子過得夠快，已是三年
前的往事，你底他給置上了匪
徒的險譜，駕上了刑場槍決，
債主們老虎般的揪着了你的，想
拍賣；然而，你在一家禁房裏
却溜了。溜到了那自由的懷抱
裏。

你這是我底啦！
可是你那黑得好像個龍眼
的核般的眼珠子呢，

失眠之夜

酣暢的春之夜晚，大地散
徹着一切舒適和甯靜。

人們在岑寂里睡熟了，一
切窗簾熄滅了明亮的電燈。在
房子里我鬱悶的睡着，輕
輕地，心里充滿了憤怒和癡狂
……
失眠在一個年青的旅人是
多麼的困難和苦痛！雜亂的惱

念和想像，使我得不着酣暢和
舒適的睡眠。我想看一切被拋
棄的友人，想着故鄉可怕的飢
饉和兇殺，想着前程和目前不
快意而醜陋的生活……

於是，我起始感嘆，焦躁
和憤怒；我不能讓這樣生活，
這樣生活下去啊！

故鄉的友人，現在是輕輕
的離我而去了。失掉了他們，
我好像是條在枯爆沙漠里失掉
了青翠的水草和甜澄泉源的駱
駝，失去了生命般的，我祇有
焦傷，憤躁。

在這些友人里我最愛的是
民還有延。民是一個沉靜而雅
緻的年青姑娘，她有着超人的
智慧和修養。談吐是莊重而沉
靜的，在一些人或許要誤會
她是傲慢而冷酷。其實這都是
片面的膚淺的和不瞭解的觀察
。她有着多麼豐滿的熱情在等
待着吐放呢！我願她永遠愉快
而年青，在偉大的生之戰鬪塔
爐里把爐煉成一個英勇的戰鬥
員，如她所說的：「在不久的
將來」。

延，他有着年青人奔放的
熱忱，和稚氣而天真的智慧，
那雙烏黑的眼珠子對於任何人

總是放射着華敬的光芒。負責
地對於自己該做的事情，總不
待人家推動而會完完善善辦理
得非常恰當。雖然他還是一個
剛脫童年的爭青漢子。
此外還有華，……他
們，可是我再也不願意去想，
搜索着一些被忘去的記憶，是
會使我多麼難過和感傷啊！我
願他們現在都還好好的生活着
，愉快而且年青的！
在睡眠之前，有時當我把
這些什碎的瑣事想着想着時，
興奮的使我感到不安和憤
懣；於是我也祇有把電燈再一
度的捻亮，爬起床來裸赤着雙
足輕步的踱着。
在一個失眠者底季候，永
遠是感到暴燥和悶熱的。於是
，我便打開了窗櫺，眺望四周
，四周是一片深闊的黑暗，岑
寂與沉悶統治着。透了口氣，
讓冷峭的夜風清醒一下沉昏的
神經。

熄滅着電燈，頹喪地我又
躺下了床，可是，我一下子又
想起從事，而且做了可怕的夢
。一切怪誕，奇異和可笑的事
想，又充塞了我底想像；然而
，我這回沒有想到饑饉，和失

掉了的友人。我想着一些殘酷
的刑罰和可怕的鬼魅。
兒時曾不斷的看到了罪囚
們被穿灰衣的丘八整串的押到
刑場去砍頭。這些被砍斷的頭
可怕的變成灰青，圓睜着兩眼
，咬緊了牙關血淋淋地一會兒
又被人整串抬着，一面碎碎的
嗚着響在墳場上號召人們來看
。而這些可怕的被砍斷了的死
人頭，現在又突的變得活
來，它們喃喃的翕動着……
似在說：「還我底頭來！還
底頭來！一兩隻眼睛憤怒的掄
動着，像皮球般的在這間室裏
跳舞着，一顆，兩顆，無數顆
的……滿把這房間，
我於是，顫慄地抖
頭顱恐怖地縮在被臥里，透
透着汗，而且哀慘的號叫着：
「啊！啊！……」
醒了，鐘尖利的敲了四下
。遠處我幻覺着有人們在悽婉
的歌唱着……

……在這惱人的夜宵，
誰沒有遊子思鄉之夢？
旅人呀旅人！……
讓新鮮的朝氣把沉重的腦
袋洗着，回想夢境的一切事
物不禁覺得好笑起來！

……

個個強靈的魂

仨

朱老頭兒是個極端的一個人：生性很怪僻，模樣兒也是特別的。這麼樣，他就變成個馳名的人物了。

村上的孩子喊他「老虎」，為的是他的面孔像老虎。聲音是洪亮的，眼睛閃閃的，看見孩子的時候，彷彿老虎看見小羊那般的。

村上的女人喊他「烏龜」，為的是他的鬍子像烏龜。肥胖，尖嘴，小眼，和龜裂了的臉皮。看見女人的時候，彷彿烏龜看見耗兒那般的，往往把腦袋縮進洞裏去，跑路的時候，又是一仆一顧地。

村上的少年喊他「老賊」，為的是從前當過賊。看見他們的時候，彷彿一個強盜看見富商那般的，有什麼可拿，就拿，並且，說不定還給人家吃耳括子。

村上的小偷喊他「喪家狗」，為的是他沒有一定固定的家，主人，只是單身一個子，漂到那兒算那兒。有時聽見生疏的人，就毫不客氣地去整問別人的底細，端詳別人的行止，彷彿一隻狗看見什麼陌生的人都要吠叫兩聲。

村上的同輩喊他「烏鴉」，為的是他往往也替別人報喪，說話的時候，嗓子又那麼沙啞，彷彿烏鴉在夜裏哀啼似的。

總而言之，這兒——村里的人都是另用一種顏色去喊他，另取一副面孔去對付他，另用一種口吻去喚他，另用一種心情去對待他。

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孤獨者，不幸者，怪誕者，悍蠻者。所以對於他的事，畢竟是人人曉得的。

的，因此，在閒談取樂的時候，朱老頭兒便是他們唯一的話柄的資料了。

「七斤媳婦，你可聽見嗎？就是那「老不死」，今天當家權了張家三少爺二下耳括子。就是……那還留着很大的情面的。不然的話，他就可以撲潰了他的……孩子，啊……真該死呀！就是他只向他的臉上敲了二下。」

「八斤媳婦，你可聽見嗎？就是那「傢伙」，今天不曉得發什麼瘋？將自己所有的錢，一文不留的，吃的吃，送的送，教的教，借人的散人，手的毛……就是還算得什麼寶貝？留在袋裏會腐臭的。哈哈……真是該死的東西呀！」

「李三小子，你可聽見嗎？就是那「王八」，今日躲在樹林的松樹下，對着太陽，老是笑，不曉得說了一大堆什麼鬼話！人家說他是發瘋，他却罵別人放屁。人家問他：「喂，你吃過了飯？沒有，就跟我來給你一點兒。他卻板起面孔罵別人：「你……你當我是什麼東西？畜牲！哼，滾你的，不然老子就揍你。」……唉，真該死呀……」

總而言之，到處在詛咒他，譏諷他，戲弄他，取笑他……然而，一切加在他身上的，不管那是好意，歡氣，奚落，崇拜，輕蔑，厭恨，同情……他卻一概付之不聞不問。他以一種泰然的態度去渡過他那難難的一生。

他覺得圍繞在他四周的，不完全是人。雖然有許多看來似乎是人，但身上還脫不掉那些獸性的意味。這意味他早就嗅得太厭煩似的。

因此，對於自己，他並不覺得是可鄙的。

這麼着，一個子，悄悄地向他這處生活下去。沒家，沒友，沒去向，沒財產，除了一身精光之外，他是一無所有的。關於自己不幸的命運，他一向感覺不到什麼可惡的；因為在他的眼前，他不知看見多少可悲的人事了。

在青春的年代，是的，他沒有虛度過了自己的生命，為了生活啊，為了「人生」啊，他是幹過不少事的。他的生活的範圍很廣：強盜，土匪，債戶，讀書，更夫……什麼也幹過。

然而到了此刻，到了暮年，底裏裏的強盜，孤行底裏裏的苦楚，窮窮底裏裏的殘酷，創傷底裏裏的無能的時候之後，不是嗎？心深已被那種若懶若懶糾結着。

可是，這一顆衰弱的心，憔悴的心，他老是緊緊地深深的隱藏在自己心深之處。他懶強地咬緊着自己的舌頭，把痛苦永遠的嚥下自己肚裏去。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過一句自己潦涼的話。

七十年悠長底裏裏的時間裏頭，他把自己的生活拆磨夠了，忍受夠了，經歷夠了。所以，目前湧現在他眼前的一切，一切都是平凡的，一切都是顯露的，一切都是隱伏着無限殘酷的陰影，因此，他更加強了，怪僻，毒辣，蔑視和仇恨一切，正如別人對他那樣。

然而，當他的氣血漸漸不往他底裏裏的骨髓的時候，這塊，使他陷於殘廢的時分里，他又往往懶強地對自己囑咐道：

「哼，什麼東西？難道我朱老頭兒會錯嗎？難道他們就是幸福嗎？喂，見鬼，你們這些畜牲，你們的生活和比狗還不如，你們只會吮別人的血，你們是冤鬼，你們是野獸，你們正是正義的強盜，土匪，什麼東西都讓你們揮了去。喂，我看你們做個那樣的，睜着，露心你們的腸袋，終有一天會被我敲碎的……你們的末日不久也和我一樣的。」

這麼着，他狠毒地罵過一番之後，心裏似乎輕鬆了些，精神也恬靜下來了。然而，那種潛伏在他內在底裏裏的壓壓，那種無法掩飾的劇痛，不是嗎？已經骨骨地充溢在他那那裏裏動着許多粗細的臉孔上麼？

這一個被生活輪轉轉主宰了的生命，他始終是那樣的：懶強，怪僻，自指，不願受人憐憫。對於自己的命運從來不作太息，對於自己的前途，永遠地着獨立奮鬥的精神。

「生活啊！誰敢怕生活，誰就沒有生活。」

「我的人老死了，但我的生命永遠是青春的。」

這麼着，在痛苦的時候，他總感覺到滅亡將要來臨的時候，他仍舊那麼傲然地頌頌着自己的生命哩。

田園交響樂

(完)

法國 · 德 · 貝 · 德 · 作

麗 · 尼 · 譯



五月十九日

馬丁今早轉來了。魯克斯已經決定日特露德可以施行手術，並且要求將她暫時交付給他。我是不反對的，然而，好像一個懦夫一樣，我請求容我放慮一下。我請他們讓我慢慢地把

她準備起來。……我底心應當喜躍起來吧，然而我却反而感覺抑鬱，感覺不可言說的苦痛之重壓。一想到我會告訴日特露德她也許可以看見，我底心就不禁戰慄了。

她將在那裏住上二十天。我以極度的憂慮等待着她的歸來。馬丁會帶她回來的。她要

五月十二日

馬丁來信：手術成功！可讚美的上帝啊！

五月十九日夜晚

我已經見過日特露德，然而不能對她談話。今晚在拉格蘭，因為在客廳裏沒有一個人，我一直走上她底房間。祇有我們兩個。

許久許久，我把她緊抱在我底胸前。她並沒有什麼防禦的動作。而當她抬起臉面向我的時候，我們底嘴唇相合了……

五月十四日

一想到我會被她看見，一想到至今她所不曾看見而愛着的我終會被她看見了——我就不禁不可忍耐地焦急起來。她會認識我麼？有生以來第一

次，我對着鏡子感覺了不安。假使她底眼睛竟不像她底心地那麼寬大，我將怎樣呢？啊，天主，有時候，我想我是需要看她的愛情來愛你呢。

五月二十一日

你使得夜晚這樣地深沉，這樣地美麗，是爲了我們麼，啊，主？是爲了我麼？夜氣是溫柔的，月光如水瀉到我底窗前，而我是靜聽着諸天底無際的靜寂。啊，一切創造之暮暗的崇敬，將我底心溶化在無言的神遊中了！我祇能熱烈地祈禱。假使愛是有限制的，那不是對於你，啊，主，而祇是對於人。我底愛在人們底眼中雖然也許顯得有罪，但是，請告訴我牠在你底眼中却是聖潔的，啊，主！我想使我自己超脫於罪孽的思想然而，罪孽是不可以寬容的，而我

也不願背棄了基督。不，在愛着日特露德這一事上，我是不承認有罪的。我不能從我底心上把那使我苦惱的可怕的思想除掉，而這是爲什麼呢？即使我並已經這樣愛了她，我也應當以憐恤她來愛她；不再愛她，那是欺心的；而且她是需要着我底愛情的啊……

天主，我已經不再知道了……請指引我！有時，似乎是，我已經沉沒在黑暗之中，而他們將要給她的光明，似乎是已經從我底眼中奪去了。

日特露德昨天進了洛桑癲癲院。

五月二十七日

工作增加使我並沒有過多的煩躁過去了這些日子。祇要心有所主，使我入於忘我之境，那就是可以祝福的了；然而，從早到晚，無論在什麼事上，總有她底影像追隨着我。

明日，她得回來了。一星期來，亞美尼祇表現了她底情性底好的一面，並且似乎頗具苦心心地使我忘掉那不在眼前的人，現在，她是和孩子們在準備着歡慶日特露德歸來了。

五月二十八日

加斯巴和莎洛特採集了許多在林間和田間所能找到的花朵。老羅莎尼正在做着一個偉大的紀念餅，薩拉在那上面用金紙裝置着一些我全不了解的花飾。我們期待着她在正午回來。我寫着，以消磨這等待的時間。已經

十一點鐘了。每一刻，我都抬起頭來，看看下邊馬丁底馬車會要出現的處路。我抑制着我自己，不去迎接她；爲了尊敬亞美尼，還是不去迎她的好。我底心跳着。……啊，他們到了！

五月二十八日晚

我是陷入怎樣的悲慘之中了啊！
 傑爾德，主，傑爾德！我情願不
 愛她，可是，你，啊，主呀，你別讓
 她死呀！

我真還有害怕的理由？她幹了什
 麼？她到底想怎麼樣？亞美尼和薩拉
 告訴我，她們伴着她直到拉格爾門
 前，小小姐正在那裏迎接她。以後，
 她就要走轉來……是發生了怎樣的事
 情啊？

假是極力使我底思想稍稍有點次
 序，她們給我的報告，不是不完全的，
 就是互相抵觸的。一切，都在我底
 心裏混亂起來了。……小小姐底個丁
 把地救回的時候，她已經不省人事。
 他說，他看見她獨自在河邊的路上走
 着，走過花園盡頭，於是，就不見了。
 可是，當初並不知道她跌到河裏去
 了，所以並不會馬上急急跑去。他在
 那激流沖開的小水潭附近發現了她。
 稍後，當我看見她的時候，她還沒有
 恢復知覺。幸喜有許多底美意的照
 料，總算是不久以後就恢復過來。感
 謝上帝，馬丁還沒有走，他解釋着地
 所陷入的那種恍惚而倦怠的狀態，她
 無法詢問她；也許她是什麼也聽不見
 ，也許她是決意保持沉默吧。她底呼

吸仍然是急促的，馬丁害怕會發生肺
 充血。他使用了芥子膏和放血杯，於
 是應許明天再來。錯的就是當初他們
 忙着使她回復知覺的時候不曾把地底
 濕衣脫下，濕衣在她底身上纏得太久
 ，而河水差不多是要冰結的呢。惟一
 能和地談話的是小小姐，她認爲日特
 德是要去摘取河邊盛開的「勿忘我」
 花，但是，因為誤於估計距離，或
 者錯把花籃當作了實地，所以忽然失
 足了。……假使我真能相信這話啊！

假使我真能相信那話是出於偶然的失
 誤，多麼可怕的重壓會從我底心上移
 去！在歡愉的午餐的時候，她那從來
 不曾離過她底臉面的奇異的笑容，就
 使我頓悟；她那勉強的笑容我當初不
 會識破，然而我祇好相信那話是由於
 地底眼睛新愈的關係，那笑容從地底
 眼中滴下，好像淚水；和這笑容比較
 起來，別人底俗惡的快樂就顯得討厭
 了。她並不會盡情歡樂；似乎她已經
 發現了一個秘密，這秘密，無疑地，
 假使我們兩人是單獨相對，她定會對
 我公開的。她幾乎沒有說一句話；然
 而，這並不是稀奇的，因為在那麼嘈
 嚷的人羣間，她往往是保持沉默的。
 啊，主，我懇求你：讓地和我說
 話！我需要知道，因為假使我不知道

，我怎麼能夠活下去？然而，假使她
 真不要活，那就正是因為她已經知道
 了麼？知道了什麼？我底親愛的，你
 知道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麼？你，我將
 你從世俗的事情釋放了出來，而你又
 突然地能夠看見了麼？

五月二十九日

小小姐今早來見我，正當我要到
 拉格爾門去的時候。經過一個略略平靜
 的夜晚以後，日特德終於陷入一種
 失神狀態了。當我走進地底房間，她
 向我微笑了，並且示意要我坐在她底
 牀邊。我不敢問她，而無疑地，她也
 怕我也許會問，因為她似乎是阻礙我
 一般地馬上就開始說話了。

「你們管那些小藍花叫什麼，那
 些我想到河邊去摘的，像天一樣藍的
 小藍花？你可以給我摘一束麼？你去
 摘是比我容易得多的。我很喜歡把牠
 們摘來，放到我底牀邊……」
 地底聲音裏面的勉強的愉快，使
 我感覺憂傷。她似乎也感到這一點了。

「今日早晨我不能跟你談話，」
 她接着說了，更莊嚴地，「我太倦了
 。你給我去摘那些花來，真麼？你待
 一會再來罷。」

一點鐘之後，我帶着一束「勿忘

在地底牀前我待了兩點多鐘，我
 底眼睛一直不曾離開過地底臉面，她
 底蒼白的面頰，地底纖弱的眼睛閉着
 ，含着不可言說的悲哀，她底頭髮仍
 然是濕溼的，散散在地板杖上，如同
 海草。我待在地底牀邊，聽着地底
 苦悶的，不規則的呼吸。

我「花再到她那裏去。小小姐告訴我
 日特德又睡覺了，在傍晚之前是不
 能見我的。」

今晚，我又看見了她。一堆草枕
 把她支持者，使她坐了起來，那新梳
 過的，盤在頭上的頭髮上面，還插着
 幾朵我給她的「勿忘我」花。

地底熱度很高，似乎非常沮喪。
 她將我伸給她的手擺在她底火熱的手
 中。我仍然站在她底床前。

「我有最後的話想給你說，教師
 ，因為我怕我今晚會上死的，」她說
 着。「今早，我騙了你了。那並不是
 要去摘什麼花。……現在，假使我老
 實告訴你，我本是想去自殺，你會想
 我麼？」

我跪在地底牀邊，將她底瘦弱的手
 擺在我底手裏，然而，她却把地底
 手抽開，開始撫摸我底前額，而我則
 將我底頭埋在彼單裏面，來隱蔽我底
 眼淚，抑止我底顫動。

「真苦惱呢！——知道麼？」她溫柔地問了。於是，見我不能回答，就接着說了下去。「我親愛的，我親愛的，你知道，我在你底心裏，在你底生活裏，佔了太多的位置！當我一看見你的那一剎，我就明白了。因為我所佔據的位置是屬於別人的，那使得我悲哀。所結的就在我没有早一點感覺到這一點。或者，至少——因為我現在是十分明白的——我不應當讓你來愛我。當我突然之間看見了那可怕的，苦惱的臉面，我不禁想到我對於她底不幸是應當負責的。不，別給我辯解——祇是讓我走開，使她幸福！」

她底手停止了摸撫我底前額；我抓住她底手，在上面印上了吻和淚。然而她却不耐煩地將手抽回，以一種新的慘痛揮霍了。

「那不是我要告訴你的，不，那不是我要告訴你的！」她反覆說着，我可以看見汗珠浸濕了她底前額。於是，她閉下了她底眼睛，閉了好一會，似乎是在回響，或者是要回返到她從前的盲目狀態。

「當你使我得見光明的時候，」她以微弱而悽然的聲音說了，於是，睜開眼睛，聲音也提高了來，「在我底眼前所開展的是一個比我所能想像的更為美麗的世界！真的，我永遠想

像不到白天會這樣愉快，空氣會這樣光明，天空會這樣廣大。可是，我是再也不能想像人們肩上的憂愁了。而當我回來的時候，可知道我最先所看到的是什麼？……啊，這是最重要的，是我特別要告訴你的！我最先看到的的就是我們底錯誤，我們底罪孽。不，別給我辯解！記住基督底言語；「假使你是瞎眼的，你便沒有罪了。」可是，現在，我看見啦。站起來，牧師。坐在那兒，坐在我旁邊。聽我說，別打擾我。當我在病院的時候，我吃过，或者，不如說，我聽見別人吃過，一些我不會知道的，你從來不會給我吃過的聖餐上的聖句。我記得聖保羅有一句話，這話我反覆吃過一整天：「以前，沒有法律，我是活着；但是，滅命來到，罪復活了，而我就死了。」

她在極端奮與狀態之中說着，她底聲音很高，而最最後的話幾乎是叫出來的，使我害怕會被外面的人們聽見。她又閉下了眼睛，以微弱的低語，對自己說着一般地，反覆着那最後的話句。

「罪復活了！——而我就死了。」我戰慄了，我底心在恐怖之中沐浴了起來。我是要分開她底思想。

「——這給你吃的那樣的話？」我問

「難各呀，」她回答了，睜開了眼睛盯住我。「你知道他變了麼？」那已經夠了；我正要請求她沉默下來，可是她卻說了下去。

「我底親愛的，我會使你深深地傷心了，可是，在我們中間，不應當還有欺騙。當我看見難各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所愛的不是你，却是他。他恰好有着你底臉面——那就是說，他底臉面正是我所想像的你底臉面啊。……你為什麼要把他弄走了？我要和他結婚，……」

「可是，日特靈德，現在還成呀！」我叫着，絕望地。

五月三十日

我是在睡夢之中我再見到她。今早，破曉的時候，她死了，經過了一夜的痛苦和苦悶。難各，因為日特靈德底最後的請求，由且小兒急急地召了回來，然而，底在臨終以後幾小時才趕到的。他底屬地責難我不早早請一位教師來。然而，既不知道他是誰在洛桑，我怎麼知道，日特靈德所作的事，顯然是由他所慈悲的？兩個人就是這樣——同睡同我了：終身為我所隔離，一同由我底身邊飛去，而在上帝之前再行結合。然而，我竟感我自

己，難各底轉變就是最大的愛之辯護

「他要去當教師了，」她激烈地叫着，因為哭泣而全身戰慄。「啊，我要告訴他！」……她神遊一般地嘆息了。……「你睡，除了死以外，什麼也沒有留下給我！——我媽啦！叫個什麼人進來，我請求你！我會窒息死啦！你放了我罷！啊，想不到會做這樣來對你說話呢！離開我！離開我！我真受不了了！」

我離開了她，請且小兒代替我底位置；她底極度的奮與使我害怕我在她面前祇能使她底情形更壞。我請求她們萬一她更沉重下去，馬上給我知道。

「父親，」他對我說，「責難你，那是不對的，但是，是底底錯誤的轉接引導了我的啊。」

難各去了以後，我跪在亞美尼身邊，請她為我所禱，因為我需要扶助。她簡單地反覆着，「我們底天父，我們在天上之父……」漸漸漸漸地，在那每一句充滿着我們底懇求的感告之間，作着長時間的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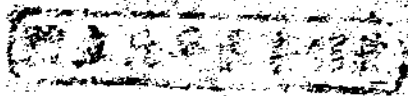
我底思想痛苦，然而我感覺得我底心已漸漸沙漠一般寂涼了。（完）

（完）

本刊啓事

本刊問世以來，編制獨步一時，印行不惜工本，乃創文藝刊物之新型，讀者留深印象。茲者本社對於文藝讀物之提供，另有新設計，本刊至本期止，決暫休刊。將來文藝方面之出版，容另露佈與讀者再見。

大眾出版社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

您喜歡參觀美術展覽

展覽

可惜展覽會限於一時一地，難飽欣賞。

您喜歡收藏名畫

可惜名家作品雖有財力亦未易羅致。

您喜歡看畫報發表的繪作

可惜畫報所載有限，未能作有系統的介紹。

現在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刊行了

供您鑑賞，研究

珍藏，觀摩。

珍藏，觀摩。

下刊十二名家作品將於內月出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悅之先生 (洋畫) | 王遠勃先生 (洋畫) | 王濟遠先生 (洋畫) | 吳大羽先生 (洋畫) | 吳湖帆先生 (國畫) | 汪亞塵先生 (洋畫) | 余紹宋先生 (國畫) | 李超士先生 (洋畫) | 倪貽德先生 (洋畫) | 徐悲鴻先生 (洋畫) | 張大千先生 (國畫) | 張善孖先生 (國畫) | 馮超然先生 (國畫) | 黃賓虹先生 (國畫) | 溫幼菊先生 (國畫) | 溥心畬先生 (國畫) | 齊白石先生 (國畫) | 潘玉良先生 (洋畫) | 劉海粟先生 (洋畫) | 蔡威廉先生 (洋畫) | 鄭午昌先生 (國畫) | 謝公展先生 (國畫) | 顏文樸先生 (洋畫) |
|------------|------------|------------|------------|------------|------------|------------|------------|------------|------------|------------|------------|------------|------------|------------|------------|------------|------------|------------|------------|------------|------------|------------|

其他名家作品陸續刊行

每卷大洋三角 · 大眾出版社發行

THE STO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COSMOPOLITAN PRESS
SHANGHAI, CHINA

時間	期數	國內	國外
全年	廿四期	四元四角	七元六角
半年	十二期	二元二角	三元八角

寄費在內 郵費代辦處定閱

日本白海報社發行
香港德輔道中門牌外第...

總發行所：上海舟山路十二號
電話：(營業部) 三〇二八
(編輯部) 四三一九二

分銷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州 | 香港 | 上海 | 天津 | 北京 | 漢口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南通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威海衛 | 龍口 | 大連 | 長春 | 哈爾濱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重慶 | 成都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漢陽 | 蕪湖 | 安慶 | 九江 | 南昌 | 福州 | 廈門 | 汕頭 | 廣州 |
|----|----|----|----|----|----|----|----|----|----|----|----|----|----|----|----|----|-----|----|----|----|-----|----|----|----|----|----|----|----|----|----|----|----|----|----|----|----|----|----|----|

主編 梁得所
編者 黃子尼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發行所 大眾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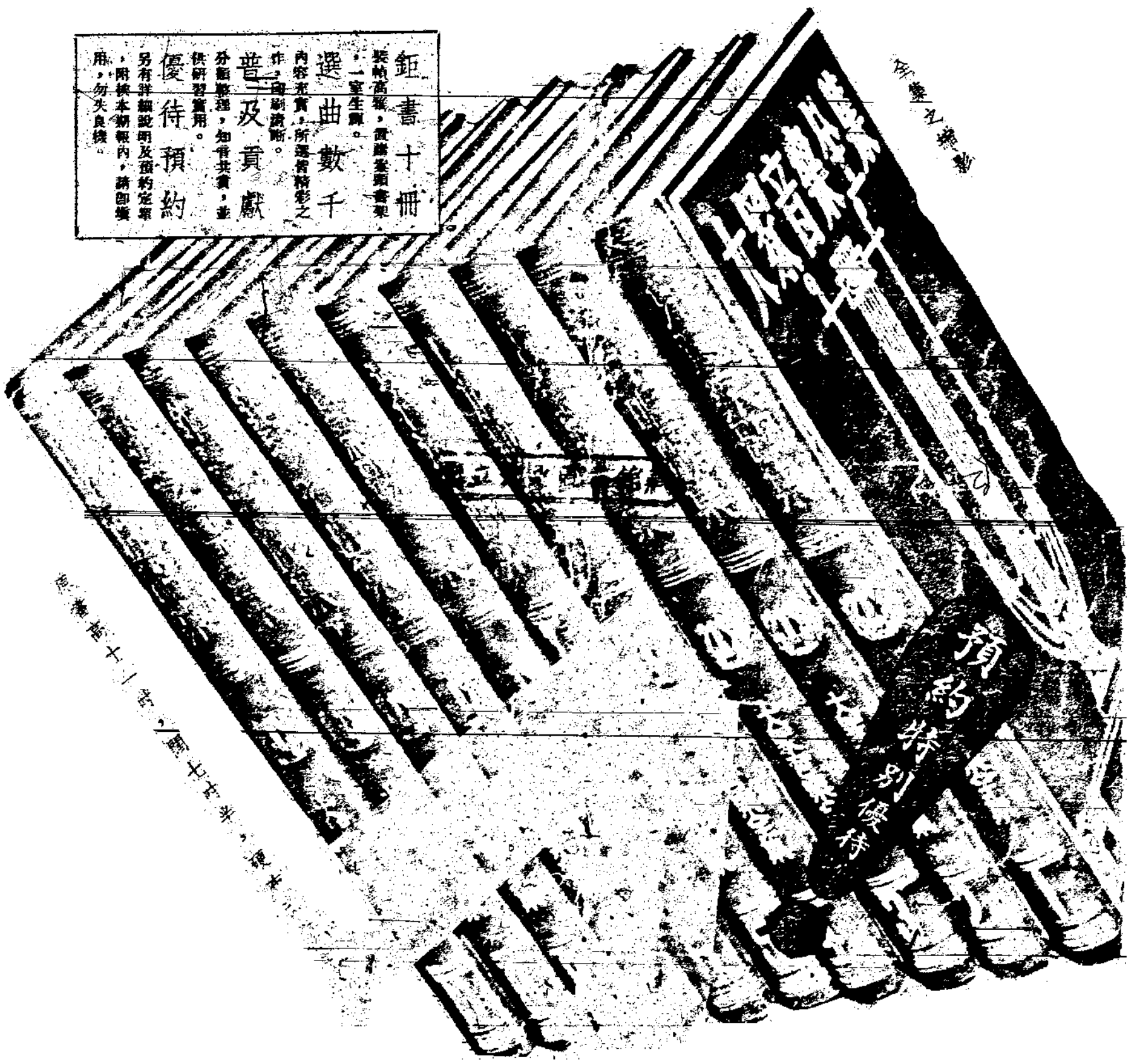
第十九期 每冊大洋二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小說半月刊

大衆音樂全集

！音知多此從衆大：通廣供提 ！部一第今至國中：匯總曲樂

鉅書十冊
裝幀高雅，置諸案頭書架，一室生輝。
選曲數千
內容充實，所選皆精彩之作，圖詞清晰。
普及貢獻
分類整理，知者共賞，並供研習實用。
優待預約
另有詳細說明及預約定單，附於本報內，請即填寫，勿失良機。



每冊厚十一公分，重十七五半，厚米...

國內不郵費 國外另加郵費 八元 預約日期 四月十五日止

每冊定價大洋三元